古典文学普及讀物

話本选注

HUA BEN XUAN ZHU



«古典文学普及讀物»

唐詩一百首

本所編輯　0.32

宋詩一百首

本所編輯　0.28

史記故事选譯(上)

本所編輯　0.28

史記故事选譯(下)

本所編輯　0.28

古代戏曲选注(一)

胡忌选注　0.24

古代戏曲选注(二)（編选中）

話本选注(上)

本所編輯　0.32

話本选注(下)

本所編輯　0.30

通鉴故事选譯　（即　出）

历代民歌选注　（編选中）

唐五代宋詞选注　（編选中）

先秦历史故事选譯（編选中）

汉书故事选譯　（編选中）

聊齋故事选譯　（編选中）

話本选注

HUA BEN XUAN ZHU

下　册



中　華　書　局

話本选注

下册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毫米1/36·3 7/18印張·65,000字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定价：(6)0.30元
統一書号：10018.350　　60.4.沪型

目　　次





錯斬崔宁

却說高宗①时，建都临安②，繁华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国③。去那城中箭桥左側，有个官人姓刘名貴，字④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⑤，先前讀书，后来看看不济⑥，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买卖行中一发不是本等伎俩⑦，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⑧得两三間房子。与同渾家⑨王氏，年少齐眉⑩；后因沒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做下的勾当⑪。至亲三口，并无閑杂人在家。那刘君荐极是为人和气，乡里見爱，都称他："刘官人，你是一时运限⑫不好，如此落寞⑬。再

---

①高宗——赵构，他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公元1127—1162年在位）。　②临安——現在浙江省杭州市。　③汴京——現在河南省开封市。故国——旧时的国都。　④字——表字。　⑤时乖运蹇（肩阴 jiān）——时运不好。　⑥不济——不成，不能維持。　⑦一发——尤其。　本等伎俩——原有的本領。　⑧賃（林去 lìn）——租。　⑨渾家——妻。　⑩齐眉——形容夫妻互相敬爱，用的是东汉孟光对丈夫梁鴻举案齐眉的典故。　⑪勾当——事情。　⑫运限——时运。　⑬落寞——冷落，不得意。

过几时，定时有个亨通①的日子。"說便是这般說，哪得有些些好处？只是在家納悶，无可奈何。

却說一日閑坐家中，只見丈人家里的老王，年近七旬②，走来对刘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③生日，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④愁悶过日子，連那泰山的寿誕⑤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随身衣服，打叠个包儿，交与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⑥来家。"說了就去。

离城二十余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叙了寒溫⑦。当日座間客众，丈人、女婿不好十分叙述許多穷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里歇宿。直到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話，說道："姐夫⑧，你須不是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个常便⑨。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如今的时势，再有誰似泰山这般怜念我的？只索守

---

①亨通——发达。　②七旬——七十岁。　③員外——原来是官名，后来变成对一般有錢有势的人的称呼。④日逐——每天。　⑤泰山——指的是岳父。寿誕（但去dàn）——生日。　⑥須索——必定。　⑦寒溫——家常話。⑧姐夫——这是丈人对女婿的客气称呼。　⑨常便——长远的打算。

困①。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說！老汉却是看你們不过，今日賫助②你些少本錢，胡乱去开个柴米店，賺得些利息来过日子，却不好么？”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顾，可知③是好。”当下吃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④錢来，付与刘官人道：“姐丈，且将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开張有日，我便再应付⑤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待有了开店日子，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就来与你作賀。意下如何？”

刘官人謝了又謝；馱了錢，一徑⑥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个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过。那人也要做經紀⑦的人，就与他商量一会，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时，里面有人应諾，出来相揖，便問：“老兄下顾，有何見教？”刘官人一一說知就里⑧。那人便道：“小弟閑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时，便来相帮。”刘官人道：“如此甚好。”当下說了些生意的勾当，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現成杯盘，吃了三杯两盞。刘官人酒量不济，便觉有些朦朧起来，抽身作别，便道：“今日相扰，明早就煩老兄过寒家計議生

---

①只索——只得。守困——过穷日子。 ②賫（几阴 ji）助——用財物帮助。 ③可知——当然。 ④貫——一千个銅錢，用绳穿在一起，作为計算单位。 ⑤应付——供应。 ⑥一徑——一直。 ⑦經紀——买卖。 ⑧就里——底細。

理①。"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作别回家，不在話下。若是說話的② 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这般災晦，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③，《汉书》中彭越④。

却說刘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門，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門，他哪里便听見？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門。

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处挪移这項錢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門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說出来，又恐你見怪；不說时，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⑤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贖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順溜⑥，只索罢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

---

①寒家——对自己的家的謙称。生理——做生意的事。②說話的——讲故事的。 ③李存孝——五代时后唐李克用的养子，战功很大，后来受人陷害，被李克用用車裂酷刑处死。他的故事記載在《五代史》这部书里。 ④彭越——汉初的名将，刘邦統一天下后，有人告发他謀反，刘邦把他处死，砍成肉酱。他的故事記載在《汉书》里。 ⑤典——活卖（期满可贖的）。 ⑥順溜——順利。

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①与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惑不决，只得再問道："虽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門才来。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为定。"說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

那小娘子好生摆脫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②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里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須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貫錢，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③开了門出去，拽④上了門，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无端⑤卖我，我須先去与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对他說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討个分曉⑥，也須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

---

①平白——平空，无緣无故。 ②甚色样——哪一种。 ③款款的——慢慢地。 ④拽(zhuài)——拉。 ⑤无端——无緣无故。 ⑥討个分曉——問个明白。

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說知就里。”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不提。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摆尾摇头再不回。

放下一头。却說这里刘官人一觉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灯犹未灭，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伙，便唤二姐討茶吃。叫了一回，沒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尙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①，日間賭输了錢，沒处出豁②，夜間出来掏摸些东西，却好到刘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儿拽上不关，那贼略推一推，豁地开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觉。到得床前，灯火尙明，周圍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錢③。便去取了几貫。不想惊觉了刘官人，起来喝道：“你須不尽道理④！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貫錢来养身活命，不爭⑤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計結⑥？”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刘官人側身躲过，便起身与这人相持。那人見刘官人手脚活动⑦，便拔步出房。刘官人不舍，搶出門来，一徑赶到厨房里，恰待声張⑧邻舍起来捉贼。

---

①做不是的——不务正业的。 ②出豁（火去 huò）——找出解决办法。 ③青錢——銅錢。 ④須——眞是。不尽道理——不讲道理。 ⑤不爭——若是。 ⑥計結——了結。 ⑦活动——灵活。 ⑧声張——大声叫喊。

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手边。也是人急計生，被他綽①起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門，扑地倒了。又复一斧，斫倒一边。眼見得刘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尙饗②！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来赶我，不是我来寻你索命。"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条单被包裹得停当，拽扎得爽俐③，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提。

次早邻舍起来，見刘官人家門也不开，并无人声息，叫道："刘官人！失曉④了！"里面沒人答应。挨将进去，只見門也不关。直到里面，見刘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两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声張起来。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时到我家宿歇，說道刘官人无端卖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里去了。教我对刘官人說，既有了主顾，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个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来，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再作区处⑤。"众人都道："說得是。"

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报了凶信。老員外与女儿大哭起来，对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汉贈他

---

①綽（戳阴 chuō）——抓。 ②伏惟尙饗——請来享受祭品吧（这是哀悼死者的成語）。 ③拽扎——包扎。爽俐——干淨整齐。 ④失曉——睡得不知道天亮。⑤区处——处理。

十五貫錢，教他将来①作本，如何便恁的②被人杀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刘官人归时，已自昏黑，吃得半酣③，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归迟归早。只是今早刘官人家門儿半开，众人推将进去④，只見刘官人杀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踪迹。声張起来，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时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小娘子要对爹娘說一声；住了一宵，今日徑自去了。如今众人計議，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⑤追他轉来，問个明白。老員外与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与刘官人执命⑥。”老員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来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赶入城中。不提。

却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坐在路旁。却見一个后生，头带卍字头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了一个搭膊⑦，里面却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袜，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虽然沒有十二分顏

①将来——拿来。　②恁（人去 rèn）的——这样的。③半酣（寒阴 hān）——半醉。　④推将进去——推了进去。　⑤好歹（代上 dǎi）——无論如何。　⑥执命——做主追究。　⑦搭膊——挂在肩上的袋子。

色，却也明眉皓① 齿，蓮臉② 生春，秋波③ 送媚，好生动人！正是：

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

那后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独行无伴，却是往哪里去的？"小娘子还了万福④ 道："是奴家⑤ 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⑥ 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处来？今要往何方去？"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⑦："小人⑧ 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个⑨。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带挈⑩ 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后生道："有何不可？旣如此說，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

两个厮赶⑪ 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見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⑫ 赶上前来，赶得汗流气喘，衣服拽开，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見赶得蹺蹊⑬，都立住了脚。后边两个赶到跟前，見了小娘子与那后生，不容分說，

---

①皓（好去 hào）——洁白。　②蓮臉——粉紅色的臉。　③秋波——水汪汪的眼睛。　④万福——旧时妇女行礼，一面作揖，一面說"万福"。　⑤奴家——旧时妇女自称。　⑥权——暫且。　⑦叉手不离方寸——拱手行禮。　⑧小人——后生自称。　⑨則个——句末加强語气的助詞。　⑩带挈（切去 qiè）——带領。⑪厮赶——相赶。　⑫脚不点地——形容走得很快。⑬蹺蹊（巧阴 七阴 qiāoqī）——奇怪。

一家扯了一个，說道:“你們干得好事！却走往哪里去?”小娘子吃了一惊，举眼看时，却是两家邻舍，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过公公得知，丈夫无端卖我，我自去对爹娘說知。今日赶来，却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閑帳。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你須回去对理。”小娘子道:“丈夫卖我，昨日錢已馱在家中，有甚杀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儿！你若眞个不去，叫起地方①:有杀人賊在此，煩为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淨!”

那个后生見不是話头，便对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②。”那两个赶来的邻舍，齐叫起来，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罢;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后生道:“却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絲麻綫③，要勒掯④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杀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对头官司?”当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后生，你去不得！你‘日間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門不吃惊’，便去何妨?”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罢休不得!”

---

①地方——地保。　②休——罢了，算了。　③皂絲麻綫——牵連。　④勒掯——逼迫。

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轉来。

到得刘官人門首，好一場热鬧！小娘子入去看时，只見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后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气！沒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①。"众人都和鬨着，正在那里分豁②不开，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儿一步一攧走回家来，見了女婿尸身，哭了一場，便对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杀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③，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④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来，說是无計奈何，将奴家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貫身价在此，說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先去与爹娘說知。故此趁夜深了，将这十五貫錢，一垜儿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門，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說知。我去之时，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儿，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来⑤！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与他馱来作本，养贍⑥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来身价之理？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济，无心守耐，又

---

①干連人——有关系的人。　②分豁——摆脫。　③昭然——明明白白。　④委是——确实是。　⑤可又来——亏你說的！　⑥养贍（山去 shàn）——养活。

見了十五貫錢，一时見財起意，杀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①，往邻舍家借宿一夜，却与汉子通同計較，一处逃走。現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賴得过？”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謀杀亲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处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宁，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卖得几貫絲錢在这里，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哪里去的，却独自一个行走。小娘子說起是与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后因依②。”

众人哪里肯听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众人齐发起喊来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③！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錢財，盗了妇女，同往他乡。却連累我地方邻里打沒头官司！”当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宁，四邻舍都是证見，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

那府尹④听得有杀人公事，即便升堂，便叫一干人犯逐一从头說来。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⑤

---

①使見識——用計。　②前后因依——緣由經过。③这句說：法律的网那么大，虽說网眼寬，却不会让“犯法”的人漏掉一个。　④府尹——府的长官。　⑤相公——对官員的敬称。

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貴为妾；后因无子，娶了陈氏为妾，呼为二姐。一向三口在家过活，并无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差人接取女儿、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无活計，养贍不起，把十五貫錢与女婿作本开店养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时分，不知因甚緣故，将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与一个后生，名喚崔宁，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来。望相公可怜見老汉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妇，贓証現在，伏乞①相公明断！"府尹听得如此如此，便叫："陈氏上来！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杀死了亲夫，劫了錢，与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妇人嫁与刘貴，虽是个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②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来，吃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进門。小妇人問他来历，丈夫說道为因养贍不周，将小妇人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貫身价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妇人到他家去。小妇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邻舍家里借宿一宵，今早一徑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对丈夫說：既然卖我有了主顾，可到我爹媽家里来交割。才走得到半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邻家赶来，捉住小妇人回来。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說！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与女婿的，你却

①伏乞——請求。　②看承——看待。

說是典你的身价，眼見的沒巴臂的說話①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这桩事須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帮你謀財害命。你却从实說来！”

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②！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杀死，一面着人去赶，赶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苦死③不肯回来。小的們勉强捉他轉来。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到时，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与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这錢不知从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时，說道他出門时，将这錢一堆儿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后生身边，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謀杀！贓证分明，却如何賴得过？”

府尹听他們言言有理，就喚那后生上来道：“帝輦之下④，怎容你这等胡行！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杀死他亲夫，今日同往何处？从实招来！”那后生道：“小人姓崔名宁，是乡村人氏。昨日往城中卖了絲，卖得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这小娘子，幷不知他姓甚名誰，那里曉得他家杀

---

①沒巴臂的說話——沒有根据的話。　②靑天——英明公正的长官。　③苦死——拚命。　④帝輦(年上niǎn)之下——京城里。



府尹喝道："帝輦之下，怎容你这等胡行！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杀死他亲夫，今日同往何处？从实招来！"

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却卖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这分明是支吾①的說話了。况且他妻莫爱，他馬莫騎，你旣与那妇人沒甚首尾②，却如何与他同行同宿？你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

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死去活来拷打一頓。那边王老員外与女儿幷一干邻右人等，口口声声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怜崔宁和小娘子受刑不过，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时見財起意，杀死亲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实。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将两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将这十五貫錢給还原主。也只好奉与衙門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够哩！

府尹叠成文案③，奏过朝廷。部复申詳④，倒下圣旨，說崔宁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处斬；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大逆不道，凌迟⑤示众。当下讀了招状，大牢內取出二人来，当厅判一个“斬”字，一个“剮”字，押赴市曹⑥行刑示众。两人渾身是口，也难分說。正是：

---

①支吾——抵賴搪塞。　②沒甚首尾——沒有什么关系。　③叠成文案——做成公文。　④部复申詳——刑部衙門批复了处理办法。　⑤凌迟——旧时一种殘酷的死刑，就是用刀剮(瓜上 guǎ)死。　⑥市曹——市場上。

哑子漫尝黄蘗①味，难将苦口对人言。

看官听說：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謀財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来。誰想問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②之下，何求不得！冥冥③之中，积了阴騭④，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須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獄⑤，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⑥。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續，可胜叹哉⑦！

閑話休提。却說那刘大娘子到得家中，設个灵位，守孝过日。父亲王老員外劝他轉身⑧，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⑨之后。"父亲应允自去。

光阴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将近一年。父亲見他守不过，便叫家里老王去接他来，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与刘官人做了周年，轉了身去罢。"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与老

---

①漫尝——不要去尝。黄蘗（波去 bò）——一种味苦的草药。 ②捶楚——用刑拷打。 ③冥（名阳 míng）冥——看不見的地方。 ④阴騭（支去 zhì）——阴德（旧时迷信的說法）。这里却是說"欠了阴債"。 ⑤率意——随意。断獄——判决刑事案件。 ⑥明允——明白确当。 ⑦可胜（生阴 shēng）叹哉——事后慨叹又有何用。 ⑧轉身——再嫁。 ⑨小祥——旧时丧礼，穿丧服滿一年。

王背了，与邻舍家作别，暂去再来。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风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猪羊走屠宰之家，一脚脚来寻死路。

走入林子里去，只听他林子背后大喝一声："我乃静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买路錢与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惊不小，只見跳出一个人来：

头带干紅凹面巾，身穿一領旧战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脚下蹬一双烏皮皂靴，手执一把朴刀，

舞刀前来。那老王該死，便道："你这剪徑的毛团①！我須是认得你。做这老性命着与你兑②了罢！"一头撞去，被他閃过③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扑地便倒。那人大怒道："这牛子④好生无礼！"連搠⑤一两刀，血流在地，眼見得老王养不大⑥了。那刘大娘子見他凶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杀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睜圓怪眼，喝道："这是你甚么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气的答道："奴家不幸，丧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誘，嫁了这个老儿，只会吃飯。今日却得大王杀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

---

①剪徑——拦路搶劫。毛团——畜生（駡人的話）。②兑——拚　③閃过——側身避过。　④牛子——性情蛮横的人。　⑤搠（說去 shuò）——刺。　⑥养不大——死。

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几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①么？"大娘子尋思，无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嗔②作喜，收拾了刀杖，将老王尸首攛③入澗中；領了刘大娘子到一所庄院前来，甚是委曲④。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块，抛向屋上去，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杀羊备酒，与刘大娘子成亲。两口儿且是說得着⑤。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刘大娘子之后，不上半年，連起了几注大財，家間也丰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劝他："自古道：'瓦罐不离井上破，将軍难免陣中亡。'你我两人，下半世也够吃用了，只管做这沒天理的勾当，終須不是个好結果。却不道是'梁园⑥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不若改行从善，做个小小經紀，也得个养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劝轉，果然回心轉意，把这門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間賃下一处房屋，开了一个杂貨店。遇閑暇的日子，也时常去寺院中念佛赴斋。

忽一日在家閑坐，对那大娘子道："我虽是个剪

---

①压寨夫人——强盗头子的老婆。 ②嗔（陈阴chēn）——怒。 ③攛（竄阴 cuān）——抛。 ④委曲——曲折。 ⑤說得着——話語投机。 ⑥梁园——汉朝梁孝王在开封建筑的大花园。

徑的出身，却也曉得冤各有头，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吓騙人东西，将来过日子；后来得有了你。一向不大順溜，今已改行从善。閑来追思旣往，正会枉杀了两个人，又冤陷了两个人，时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①超度他們，一向不曾对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杀了两个人？”那大王道：“一个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里的时节，他来撞我，我却杀了他。他須是个老人家，与我往日无仇，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的时，我却哪得与你厮守？这也是往事，休提了。”又問：“杀那一个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来这个人，一发天理上放不过去，且又带累了两个人，无辜②偿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边并无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东西。不想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閂，推进去时，里面并无一人。摸到門里，只見一人醉倒在床；脚后却有一堆銅錢。便去摸他几貫，正待要走，却惊醒了那人，起来說道：‘这是我丈人家与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声張起来。是我一时見他不是話头，却好一把劈柴斧头在我脚边，这叫做人急計生，綽起斧来，喝一声道：‘不是我，便是你！’两斧劈倒。却去房中将十五貫錢尽数取了。后来打听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与

①功德——旧时迷信說法，念佛誦經可以消灾得福。
②无辜——无罪。

那一个后生，唤做崔宁，冤枉了他謀財害命，双双受了国家刑法。我虽是做了一世强人，只有这两桩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过去的。早晚还要超度他也是該的。”

那大娘子听說，暗暗地叫苦：“原来我的丈夫也吃这厮①杀了！又連累我家二姐与那个后生无辜受戮②。思量起来，是我不合当初做弄他两人償命。料他两人阴司中也須放我不过！”当下权且欢天喜地，并无他說。明日捉个空，便一徑到临安府前叫起屈来。

那时，换了一个新任府尹，才得半月，正值升厅，左右③捉将那叫屈的妇人进来。刘大娘子倒于阶下，放声大哭。哭罢，将那大王前后所为④：怎的杀了我丈夫刘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将二姐与那崔宁朦朧償命；后来又怎的杀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亲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鏡⑤，昭雪前冤！說罢又哭。

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即着人去捉那静山大王到来，用刑拷訊，与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即时問成死罪，奏过官里。待六十日限滿，倒下圣旨来：“勘得静

---

①这厮——这家伙。 ②受戮(路去 lù)——被杀。 ③左右——指的是衙門里的公差們。 ④所为——做的事情。 ⑤高抬明鏡——旧时称好官审判案件英明正确。

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无辜，准律①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决不待时②；原問官断獄失情，削职为民；崔宁与陈氏枉死可怜，有司③訪其家，量行优恤；王氏旣系强徒威逼成亲，又能伸雪夫冤，着将贼人家产一半沒入官④，一半給与王氏，养贍終身。”

刘大娘子当日往法場上看决了静山大王，又取其头去祭献亡夫，幷小娘子及崔宁，大哭一場。将这一半家私舍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荐亡魂，尽老百年而終。

【說明】 本篇通过一个封建官吏的糊涂断案、枉杀无辜，对封建社会的黑暗司法制度进行了揭露。

在封建社会里，象临安府尹的草菅人命，幷不是什么个别的、偶然的事件；善良溫順的陈二姐和崔宁的冤枉被杀，也只是当时人民生命毫无保障的共同写照；左邻右舍害怕官府、推脫干系的想法和做法，显然也是封建反动統治压迫的結果。封建統治阶級依靠反动的司法制度，鎮压人民以巩固統治的罪恶本质，从这篇故事中得到了反映。

故事的情节是很平常的、合乎当时生活的实际情形，和一般公案小說的力求离奇曲折，很有不同，它还保持了民間創作的朴素气息。通过这些平凡的、容易理解的情节的描述，就更有力地显出那种不肯为人民的生命大事稍稍动一下脑筋的統治者的丑恶本相。这正如說話人所指出的：“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来，誰想問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

①准律——比照法律。 ②决——执行死刑。不待时——封建时代执行死刑多在秋后，但对于重罪犯不等到秋后，立即执行。 ③有司——主管的官員。 ④沒入官——沒收归入国庫。

楚之下，何求不得！”

本篇后半段写刘大娘子被路劫嫁給靜山大王，又因靜山大王吐露眞相而案情大白，終于为崔宁、陈二姐雪了冤。这样来結束，虽然也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也冲淡了这篇作品原有的一些积极意义，并且宣揚了一些逆来顺受、因果报应的反动落后思想，无疑的，这些都是糟粕，是很容易辨别出来的。就刘大娘子的性格看来，应該說很丑恶。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閑向书斋閱古今①，偶逢奇事感人心。忠臣翻②受奸臣制，骯髒③英雄泪滿襟。　休解綬④，慢投簪，从来日月岂常阴？到头禍福終須应，天道还分貞与淫⑤。

話說国朝嘉靖⑥年間，圣人⑦在位，风調雨順，国泰民安。只为用錯了一个奸臣，浊乱了朝政，險些儿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誰？姓严名嵩，号介溪，江西分宜人氏。以柔媚得幸⑧，交通宦官，先意迎合⑨，精勤斋醮⑩，供奉青詞⑪，由此驟致貴显⑫。为人外装

①书斋（窄阴 zhāi）——书房。　古今——指的是記載古今事迹的书籍。　②翻——反而。　③骯髒（昂阴葬阴 āngzāng）——用在这里，是指性格高傲不屈。　④解綬——和下文的“投簪（怎阴 zēn）”，都是說辞掉官职。（綬是系官印的絲带；簪是官員别帽子用的。）　⑤貞与淫——忠与奸。　⑥国朝——本朝，这里指的是明朝。　嘉靖——明世宗（朱厚熜〔从阴 cōng〕）的年号，公元 1522—1566 年。　⑦圣人——封建統治时代奉承皇帝的称呼。　⑧得幸——得到皇帝寵爱。　⑨这两句說：严嵩和太监們有勾結，因此皇帝还沒有开口，就能迎合他的意思。　⑩斋醮——和尙、道士設坛祈禱。　⑪青詞——道士祈神的文章，是用紅笔写在青藤紙上燒化的。这两句說：严嵩为了奉承皇帝（朱厚熜是非常迷信道教的），热心設坛祈禱，替皇帝代写祈神的文章。　⑫驟（走去 zòu）致貴显——很快做到高官。

曲謹①，內实猜刻②。谗害了大学士夏言③，自己代为首相，权尊势重，朝野側目④。儿子严世蕃，由官生⑤直做到工部侍郎⑥。他为人更狠，但有些小人之才，博聞强記，能思善算。严嵩最听他的說話，凡疑难大事，必須与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他父子济恶⑦，招权納賄，卖官鬻爵⑧。官員求富貴者，以重賂献之，拜他門下做干儿子，即得超迁显位。由是不肖之人⑨，奔走如市，科道⑩衙門，皆其心腹牙爪。但有与他作对的，立見奇禍，輕則杖謫⑪，重則杀戮，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才敢开口說句公道話儿；若不是眞正关龙逄、比干⑫，十二分忠君爱国的，宁可誤了朝廷，岂敢得罪宰相？其

---

①曲謹——老实、謹愼。②猜刻——心性奸險，妒忌別人。③讒(产阳 chán)——說坏話。夏言——曾做过祀部倘书(祀部的长官)，后来严嵩誣告他受賄，被杀。④朝野——在朝官員和人民群众。側目——憤恨地看着。⑤官生——国子监(近似后来的国立大学)里的高級官員子弟，是“监生”的一种。⑥工部侍郎——工部(掌管营造、工役等事务)的次官。⑦济恶——帮同做坏事。⑧鬻(魚去 yù)爵(决阳 jué)——出卖官职。⑨不肖之人——坏人。⑩科道——明朝六科給事中(掌管侍从、規諫和监察吏、戶、祀、兵、刑、工六部)和十三道御史(掌管监察、規諫)。⑪杖謫(哲阳 zhé)——受杖刑和降职。⑫关龙逄——夏朝的忠臣，因諫国君夏桀不要荒淫，被杀。比干——商朝的忠臣，因諫国君商紂被杀。

时有无名子① 感慨时事，将《神童詩》② 改成四句云：

少小休勤学，錢財可立身。

君看严宰相，必用有錢人。

又改四句，道是：

天子重权豪，开言惹禍苗。

万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

只为严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恶如山，引出一个忠臣来，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留下一段轰轰烈烈的話柄③。一时身死，万古名揚。正是：

家多孝子亲安乐，国有忠臣世太平。

那人姓沈名鍊，别号青霞，浙江紹兴人氏。其人有文經武緯之才④，济世安民之志。从幼慕諸葛孔明之为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⑤，沈鍊平日爱誦之，手自抄录数百遍，室中到处粘壁。每逢酒后，便高声背誦，念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⑥，往往长叹数声，大哭而罢。以此为常，人都叫他是狂

---

①无名子——沒有留下姓名的人。　②《神童詩》——古代一种封建說教的儿童讀本，是五个字一句的韵文。原文是："少小須勤学，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尽是讀书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讀书高。"
③話柄——說故事的資料。　④文經武緯之才——文武全才。　⑤《出师表》——諸葛亮請求蜀汉后主（刘禪）批准他出兵攻打魏国的奏章，有前、后两篇。　⑥引来的話是《后出师表》里的原句，意思是說：弯曲着腰背（謹愼恭敬的样子），使出所有的力量，負担起艰巨的責任，到死方才罢休。

生。嘉靖戊戌年中了进士，除授知县①之职。他共做了三处知县，哪三处？溧阳、茌平、清丰②。这三任官做得好，眞个是：

吏肃惟遵法③，官清不爱錢。

豪强皆斂手④，百姓尽安眠。

因他生性伉直⑤，不肯阿奉⑥上官，左迁錦衣卫經历⑦。一到京师⑧，看見严家贓秽狼藉⑨，心中甚怒。忽一日值⑩公宴，見严世蕃倨傲⑪之状，已自九分不象意。飲至中間，只見严世蕃狂呼乱叫，旁若无人，索巨觥飞酒⑫，飲不尽者罰之。这巨觥約容酒斗余，两座客惧世蕃威势，沒人敢不吃。只有一个馬給事⑬，天性絕飲；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馬給事再三告免，世蕃不依。馬給事略沾唇，面便发赤，眉头打結，愁苦不胜⑭。世蕃自去下席，亲手揪了他

---

①除授——被任命做官。知县——县的长官。②溧阳——現在属江苏省。茌平——属山东省。清丰——属河南省。③吏（里去 lì）——衙門里的办事人員。全句說：办事人員严格地依法办事。④斂（連去 liàn）手——縮手不敢动。⑤伉直——高傲正直。⑥阿（餓阴 ē）奉——巴結，奉承。⑦左迁——降职。錦衣卫——明朝的禁卫軍；后来成了当时京城里专审重要案件的机关。經历——掌管公文出納的官。⑧京师——京城。⑨贓秽——貪污和恶事。狼藉——一塌胡涂。⑩值——逢到。⑪倨傲——驕傲。⑫巨觥（工阴 gōng）——大酒杯。飞酒——送酒劝人喝。⑬給事——給事中（参看25頁注⑩）。⑭不胜（生阴 shēng）——受不住。

的耳朵，将巨觥灌之。那給事出于无奈，悶着气，一連几口吸尽。不吃也罢，才吃下时，觉得天在下，地在上，墙壁都团团轉动，头重脚輕，站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鍊一肚子不平之气，忽然揎袖①而起，搶那只巨觥在手，斟得滿滿的，走到世蕃面前說道："馬司諫② 承老先生賜酒，已沾醉不能为礼，下官代他酬③ 老先生一杯。"世蕃愕然④，方欲举手推辞，只見沈鍊声色俱厉⑤ 道："此杯别人吃得，你也吃得。别人怕着你，我沈鍊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世蕃一飲而尽。沈鍊擲杯于案，一般拍手呵呵大笑。唬得众官員面如土色，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作声。世蕃假醉，先辞去了。沈鍊也不送，坐在椅上，叹道："咳，'汉、賊不两立'！⑥ '汉、賊不两立'！"一連念了七八句，这句书也是《出师表》上的說話，他把严家比着曹操⑦ 父子。众人只怕世蕃听見，倒替他捏两把汗。沈鍊全不为意，又取酒連飲几杯，尽醉方散。

睡到五更醒来，想道："严世蕃这厮⑧，被我使

---

①揎袖——卷起袖口。　②司諫——对給事中的尊称。　③下官——官員自己的謙称。酬——回敬。　④愕（餓去 è）然——大吃一惊的样子。　⑤俱（居阴 jū）厉——都严厉。　⑥汉、賊不两立——汉朝和叛賊决不能同时存在。見《后出师表》。　⑦曹操——汉朝末年的大政治家。他的儿子曹丕廢掉汉献帝（刘协），自己做了皇帝，建立魏国。后来人都把他看成是奸臣。　⑧这厮——这家伙。



只見沈鍊声色俱厉道:“此杯别人吃得，你也吃得。别人怕着你，我沈鍊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

气①，逼他飲酒，他必然記恨来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怪，不如先下手为强。我想严嵩父子之恶，神人怨怒。只因朝廷寵信甚固，我官卑职小，言而无益，欲待覷②个机会，方才下手。如今等不及了，只当做張子房③在博浪沙中椎击秦始皇，虽然击他不中，也好与众人做个榜样。”就枕头上思想疏稿④，想到天明有了，起来焚香盥手⑤，写就表章。表上备說严嵩父子招权納賄，穷凶极恶，欺君誤国十大罪，乞誅⑥之以謝天下。圣旨下道：“沈鍊謗訕⑦大臣，沽名釣誉⑧，着錦衣卫重打一百，发去口外⑨为民。”严世蕃差人分付錦衣卫官校⑩，定要将沈鍊打死。喜得堂上官⑪是个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陆名炳⑫，平时极敬重沈公的节气；况且又是属官，相处得好的。因此反加周全，好生打个出头棍儿⑬，不甚利害。

---

①使气——使性子。　②覷（区去 qù）——找寻。③張子房——張良，韓国貴族的后代。韓国被秦灭亡，他为了报仇，找到一位大力士，在博浪沙（河南省原阳县东南）用铁椎襲击秦始皇，沒有打中。　④疏（书去 shù）稿——奏章的底稿。　⑤盥（关去 guàn）手——洗手。　⑥誅——杀。　⑦謗訕——恶意地攻击、譏笑別人。　⑧沽名釣誉——耍手段来爭取好名誉。　⑨口外——关外。　⑩官校——武官。　⑪堂上官——本衙門的长官。　⑫陆炳——官做到太保，是朱厚熜亲信的人。严嵩陷害忠良，他常常設法保全。　⑬好生——好好地。出头棍儿——打屁股时不让棍头着身，只让中間部分着身，力量大为减輕。

戶部注籍①，保安州②为民。沈鍊带着棒疮，卽日收拾行李，带領妻子，雇着一辆車儿，出了国門③，望保安进发。

原来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长子沈襄，本府廩膳秀才④，一向留家。次子沈衮、沈褒，随任讀书。幼子沈袠⑤，年方周岁。嫡亲五口儿上路，滿朝文武，惧怕严家，沒一个敢来送行。有詩为证：

一紙封章忤庙廊⑥，蕭然行李入遐荒⑦。

相知不敢攀鞍送，恐触权奸惹禍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說，且喜到了保安州了。那保安州属宣府⑧，是个边远地方，不比內地繁华。异乡风景，举目⑨凄凉，况兼連日阴雨，天昏地黑，倍加惨戚。欲賃⑩間民房居住，又无相識指引，不知何处安身是好。正在徬徨之际，只見一人打个小伞前来，看見路旁行李，又見沈鍊一表非俗⑪，立住了脚，

---

①戶部——旧时六部之一，掌管戶口、財务等事。注籍——登記戶口。　②保安州——現在河北省涿鹿县。③国門——京城的城門。　④廩（林上 lǐn）膳秀才——科举时代受公家供給膳食的生員。（入县学的生員叫秀才。）⑤袠（支去 zhì）　⑥庙廊——朝廷。全句說：一本奏章得罪了朝廷。　⑦遐（下阳 xiá）荒——遙远荒凉的边区。全句說：带着簡单的行李到荒凉的远方去。　⑧宣府——明朝北方的一个边防区，包括現在河北省延庆县到山西省大同市一带，駐所在河北省宣化县。　⑨举目——滿眼。⑩賃（林去 lìn）——租。　⑪一表非俗——外貌长得不平常。

相①了一回，問道："官人②尊姓？何处来的？"沈鍊道："姓沈，从京师来。"那人道："小人聞得京中有个沈經历，上本要杀严嵩父子，莫非官人就是他么？"沈鍊道："正是。"那人道："仰慕多时，幸得相会。此非說話之处，寒家③离此不远，便請携宝眷同行到寒家权下④，再作区处⑤。"沈鍊見他十分殷勤，只得从命。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虽不是个大大宅院，却也精致。那人揖沈鍊至于中堂，納头便拜。沈鍊慌忙答礼，問道："足下⑥是誰？何故如此相爱？"那人道："小人姓賈名石，是宣府卫一个舍人⑦。哥哥是本卫千户⑧，先年身故⑨无子，小人应襲⑩。为严贼当权，襲职者都要重賂，小人不愿为官。托賴祖蔭，有数亩薄田，务农度日。数日前聞閣下彈劾⑪严氏，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又聞編管⑫在此，小人渴欲一見，不意天遣相遇，三生⑬有幸！"說罢又拜下去。沈

---

①相——仔細看。 ②官人——对官員的称呼。 ③寒家——我家。 ④宝眷——您的家属。权下——暫且住下。 ⑤区处——安排。 ⑥足下——对别人的敬称。 ⑦卫——明朝分駐防营的地方，大的叫卫，小的叫所。舍人——明朝卫、所武官的子弟。 ⑧千户——元、明时卫、所世代继承的武官，統带一千名士兵。 ⑨故——死亡。 ⑩襲——继承父兄职位。 ⑪閣下——对官員的敬称。彈劾（和叫 hé）——揭发罪状。 ⑫編管——把发配出去的官員，編置在一定地区，由地方官加以管束。 ⑬三生——旧时迷信說法，每个人有过去、現在、未来三世。

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袞、沈褒与賈石相見。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置。交卸了行李，打发車夫等去了。分付庄客①，宰猪买酒，管待沈公一家。賈石道："这等雨天，料閣下也无处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請安心多飲几杯，以寬劳頓。"沈鍊謝道："萍水相逢②，便承款宿，何以当此？"賈石道："农庄粗糲③，休嫌簡慢。"当日宾主酬酢④，无非說些感慨时事的說話。两边說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

过了一宿。次早，沈鍊起身，向賈石說道："我要寻所房子，安頓老小，有煩舍人指引。"賈石道："要什么样的房子？"沈鍊道："只象宅上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价但凭尊教。"賈石道："不妨事。"出去踅⑤了一回，轉来道："賃房尽有，只是齷齪低洼，急切难得中意的。閣下不若就在草舍⑥权住几时，小人領着家小，自到外家⑦去住。等閣下还朝，小人回来，可不稳便。"沈鍊道："虽承厚爱，岂敢占舍人之宅？此事决不可。"賈石道："小人虽是村农，頗識好歹。慕閣下忠义之士，想要执鞭墜鐙⑧，尚且不能；今日天幸降临，权让这几間草房与閣下作寓，也表得我小人

---

①庄客——农庄上的雇工。　②萍水相逢——比方偶然相遇。　③粗糲——糙米飯。　④酬酢——互相敬酒。　⑤踅（学阴 xuē）——走来踱去。　⑥草舍——我家。　⑦外家——妻的娘家。　⑧执鞭墜鐙——表示敬仰和追随的意思。鐙是挂在馬鞍两旁踏脚用的。

一点敬賢之心，不須推逊①。"話毕，慌忙分付庄客，推个車儿，牵个馬儿，带个驴儿，一伙子②将細軟家私③搬去，其余家常动使家伙④，都留与沈公日用。沈鍊見他慨爽⑤，甚不过意，愿与他結义为兄弟。賈石道："小人是一介⑥村农，怎敢僭扳貴宦⑦？"沈鍊道："大丈夫意气相許⑧，哪有貴賤？"賈石小沈鍊五岁，就拜沈鍊为兄，沈鍊教两个儿子拜賈石为义叔，賈石也喚妻子出来都相見了，做了一家儿亲戚。賈石陪过沈鍊吃飯已毕，便引着妻子到外舅⑨李家去訖。自此沈鍊只在賈石宅子內居住，时人有詩叹賈舍人借宅之事，詩曰：

傾盖相逢⑩意气眞，移家借宅表情亲。

世間多少亲和友，竞产争財愧死人。

却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历为上本参严閣老貶斥⑪到此，人人敬仰，都来拜望，争識其面。也有运柴运米相助的，也有携酒肴⑫来請沈公吃的，又有

---

①推逊（訓去 xùn）——推让。②一伙子——一起。③細軟家私——衣、被、飾物之类。④家常动使家伙——日常生活用具。⑤慨爽——慷慨豪爽。⑥一介——一个。⑦僭（肩去 jiàn）扳——超出本分来結交。貴宦——高貴的官。⑧相許——互相投合。⑨外舅——岳父。⑩傾盖相逢——路上偶然相遇，并着車子亲切地交談，把車篷（盖）都挤歪（傾）了。⑪参——彈劾（参看32頁注⑪。閣老——对宰相的称呼。貶（边上 biǎn）斥——降职发配到外地。⑫肴（要阳 yáo）——葷菜。

遣子弟拜于門下听教的。沈鍊每日間与地方人等，讲論忠孝大节，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說到关心处，有时毛发倒竪，拍案大叫；有时悲歌长叹，涕泪交流。地方若①老若小，无不聳听②欢喜。或时唾駡严贼，地方人等齐声附和，其中若有不开口的，众人就駡他是不忠不义。一时高兴，以后率③以为常。又聞得沈經历文武全材，都来合他去射箭。沈鍊教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④，用布包裹，一写"唐奸相李林甫"⑤，一写"宋奸相秦檜"⑥，一写"明奸相严嵩"，把那三个偶人做个射鵠⑦。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声駡道："李贼看箭！"秦贼、严贼，都是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經历聒⑧得热鬧了，全不虑及严家知道。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世間只有权势之家，报新聞的极多。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严嵩父子深以为恨，商議要寻个事头杀却沈鍊，方免其患。适値宣大总督⑨員缺，严阁老分付吏部⑩，教把这缺与他門下干儿子楊順做去。吏部依言，就将楊侍郎楊順差往宣大总督。楊順往严府拜辞，严世蕃置酒送行，

---

①若——或。②聳听——注意听。③率——总是。④偶人——偶象。⑤李林甫——唐玄宗(李隆基)时的奸臣，专政有十九年。⑥秦檜——宋高宗(赵构)时的汉奸，杀害民族英雄岳飞。⑦射鵠——箭靶子。⑧聒(瓜阴 guā)——叫唤。⑨宣大——宣化和大同一带区域。总督——明朝外省統率文武的最高級官員。⑩吏部——旧时六部之一，掌管文官任免、升降等事。

席間屏人①而語，托他要查沈錬过失。楊順領命，唯唯②而去。正是：

合成毒药惟需酒，鑄就鋼刀待举手。

可怜忠义沈經历，还向偶人夸大口。

却說楊順到任不多时，适遇俺答③引众入寇应州④地方，連破了四十余堡，擄去男妇无算⑤。楊順不敢出兵救援，直待去后，方才遣兵調将，为追襲之計。一般篩鑼击鼓，揚旗放炮，都是鬼弄，哪曾看見半个敌兵的影儿？楊順情知失机⑥，惧罪，密諭将士，搜获避兵的平民，将他劖头⑦斬首，充做敌兵首級，解往兵部⑧报功。那一时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沈錬聞知其事，心中大怒，写书一封，教中軍官送与楊順。中軍官曉得沈經历是个攪禍的太岁⑨，书中不知写甚么說話，哪里肯与他送。沈錬就穿了青衣小帽⑩，在軍門伺候楊順出来，亲自投递。楊順接来看时，书中大略說道：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況且遇敌兵止于擄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

---

①屏(兵上 bǐng)人——叫旁人走开。 ②唯唯——答应的声音。 ③俺答——明朝韃靼族領袖，占据河套一带，嘉靖年間，时常入侵。 ④应州——現在山西省应县。 ⑤无算——数不清。 ⑥失机——耽誤了軍事。 ⑦劖(餐阳 cán)头——杀头。 ⑧兵部——旧时六部之一，掌管武官任免和考查軍事等事。 ⑨攪禍的太岁——专門惹事生非的家伙。 ⑩青衣小帽——老百姓的裝扮。

于敌寇矣。书后又附詩一首，詩云：

杀生报主意何如①？解道‘功成万骨枯’②，

試听沙場③风雨夜，冤魂相喚覓头顱。

楊順見书大怒，扯得粉碎。却說沈鍊又作了一篇祭文，率領門下子弟，备了祭礼，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④云：

云中一片虏烽高⑤，出塞将軍已著劳。

不斬单于⑥誅百姓，可怜冤血染霜刀⑦。

又詩云：

本为求生来避虏，誰知避虏反戕生⑧？

早知虏首将民假⑨，悔不当时随虏行。

楊总督标下⑩有个心腹指揮，姓罗名鎧，抄得此詩幷祭文，密献于楊順。楊順看了，愈加怨恨，遂将第一首詩改竄⑪数字，詩曰：

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軍枉著劳。

---

①这句說：屠杀人民去向主子报功，問你于心何忍？②这句說：你也懂得"一将功成万骨枯"那句詩嗎？ ③沙場——战場。 ④《塞（賽去 sài）下吟》——在边境上吟的詩。（塞是边境上的关口。） ⑤虏——敌人。全句說：云中一带报警的烽火冲得很高。（云中是現在山西省大同市一带。） ⑥单（产阳 chán）于——匈奴的領袖，这里指的是俺答。 ⑦霜刀——雪亮的快刀。 ⑧戕（枪阳 qiáng）——杀害。全句說：誰知逃过了敌人，反而被本国的将軍杀害了生命。 ⑨这句說：早知道要把老百姓的头借来冒充敌人的首級。 ⑩标下——部下。 ⑪改竄——改換。

何似借他除佞賊①，不須奏請上方刀②。

写就密书，連改詩封固，就差罗鎧送与严世蕃。书中說：沈鍊怨恨相国父子，阴結死士劍客，要乘机报仇。前番他吟詩四句，詩中有"借虏除佞"之語，意在不軌③。世蕃見书大惊，即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路楷曰："不才若往按④彼处，当为相国了当⑤这件大事。"世蕃大喜，即分付都察院⑥便差路楷巡按宣大。临行，世蕃治酒款别，說道："煩寄語楊公，同心协力，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当以侯伯世爵相酬，决不失信于二公也。"路楷領諾。不一日，奉了欽差敕令⑦，来到宣府。到任与楊总督相見了，路楷遂将世蕃所托之語，一一对楊順說知。楊順道："学生⑧为此事朝思暮想，廢寢忘餐，恨无良策，以置此人于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来休負了严公父子的付托，二来自家富貴的机会，不可錯过。"楊順道："說得是，倘有可下手处，彼此相报。"当日相别去了。

楊順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早坐堂，只見中軍官报道："今有蔚州⑨卫拿获妖賊二名，解到轅

---

①佞（宁去 nìng）賊——奸臣。　②上方刀——上方宝劍（皇帝用的劍）。这两句說：用不到向皇帝請求上方宝劍，可以借他（俺答）的力量来除掉奸臣。　③不軌——叛乱。　④不才——自已的謙称。按——查办。　⑤了当——了結。　⑥都察院——明朝掌管监察、彈劾的衙門，长官叫"都御史"。　⑦敕（池去 chì）令——皇帝的命令。　⑧学生——在前輩面前的自称。　⑨蔚州——現在山西省灵丘县。

門① 外，伏听鈞旨② 。” 楊順道：“喚进来。”解官磕了头，递上文书，楊順拆开看了，呵呵大笑。这二名妖賊，叫做閻浩、楊胤夔③，系妖人蕭芹之党。原来蕭芹是白蓮教④ 的头儿，向来出入虏地，慣以燒香惑众，哄騙虏酋⑤ 俺答，說自家有奇术，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頹。虏酋愚甚，被他哄动，尊为国师。其党数百人，自为一营。俺答几次入寇，都是蕭芹等为之向导，中国屢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总督时，遣通事⑥ 重賂虏中头目脫脫，对他說道：“天朝⑦ 情愿与你通好，将俺家布粟換你家馬，名为‘馬市’，两下息兵罢战，各享安乐，此是美事。只怕蕭芹等在內作梗⑧，和好不終。那蕭芹原是中国一个无賴小人，全无术法，只是狡伪，哄誘你家，搶掠地方，他于中取事。郎主⑨ 若不信，可要蕭芹試其术法。委的⑩ 喝得城頹，咒得人死，那时合当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頹，显是欺誑，何不縛送天朝？天朝感郎主之德，必有重賞。‘馬市’一成，岁岁享无穷之利，煞强如搶掠的勾当⑪ 。”脫脫点头道是，对郎主俺答說了，俺答

---

①轅門——官署的外門。 ②鈞旨——上級的命令。 ③胤夔（因去亏阴 yìnkuī）。 ④白蓮教——古代民間的秘密組織，借宣傳宗教来团結农民、鼓动起义。 ⑤酋（秋阳 qiú）——头子。 ⑥通事——翻譯官。 ⑦天朝——中国封建皇朝。 ⑧作梗——阻碍。 ⑨郎主——外国領袖的称呼。 ⑩委的——确实。 ⑪勾当——不正当的事情。全句說：比搶劫的事好得多了。

大喜，約会蕭芹，要将千騎随之，从右卫①而入，試其喝城之技。蕭芹自知必敗，改換服色，連夜脫身逃走，被居庸关②守将盘詰，并其党乔源、張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处，招称妖党甚众，山陝畿南③，处处俱有。一向分头緝捕，今日閻浩、楊胤夔亦是数內有名妖犯。楊总督看見获解到来，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这个題目，牽害沈鍊，如何不喜？当晚就請路御史来后堂商議道："别个題目摆布沈鍊不了，只有白蓮敎通虏一事，圣上所最怒。如今将妖賊閻浩、楊胤夔招④中，窜入沈鍊名字，只說浩等平日师事沈鍊，沈鍊因失职怨望⑤，敎浩等煽妖作幻，勾虏謀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賜天誅，以絕后患。先用密禀⑥禀知严家，敎他叮嘱刑部⑦作速复本。料这番沈鍊之命，必无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

两个当时就商量了本稿⑧，約齐了同时发本。严嵩先見了本稿及禀帖，便敎严世蕃傳語刑部。那刑部尚书許論，是个疲軟沒用的老儿，听見严府分付，不敢怠慢，連忙复本，一⑨依楊、路二人之議。圣旨

---

①右卫——大同右卫，在現在山西省右玉县西。 ②居庸关——万里长城的一个关口，在河北省昌平县西北。 ③山陝——山西和陝西。畿南——河北省南部。 ④招——口供。 ⑤怨望——怨恨。 ⑥禀（兵上 bǐng）——对上級的报告。 ⑦刑部——旧时六部之一，掌管刑法、审判等事。 ⑧本稿——奏章的底稿。 ⑨一——完全。

倒下，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斬决。楊順蔭①一子錦衣卫千戶，路楷紀功，升迁三級，俟京堂缺推用②。

話分两头。却說楊順自发本之后，便差人密地里拿沈鍊下于獄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袞、沈褒沒做理会，急寻义叔賈石商議。賈石道："此必楊、路二賊为严家报仇之意，旣然下獄，必然誣陷以重罪。两位公子及今逃竄远方，待等严家势敗，方可出头。若住在此处，楊、路二賊，决不干休。"沈袞道："未曾看得父亲下落，如何好去？"賈石道："尊大人③犯了对头，决无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④为重，岂可拘于小孝，自取灭絕之禍？可劝令堂⑤老夫人，早为远害全身之計。尊大人处，賈某自当央人看覷⑥，不煩悬念。"二沈便将賈石之言，对徐夫人說知。徐夫人道："你父亲无罪陷獄，何忍弃之而去？賈叔叔虽然相厚⑦，終是个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严氏，亦不过与你爹爹作对，終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亲倘然身死，骸骨无收，万世駡你做不孝之子，何顏在世为人乎？"說罢，大哭不止。沈袞、沈褒齐声慟哭⑧。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叹惜而去。

---

①蔭——因上代有功劳而得官。 ②俟（思去 sì）——等待。京堂——朝廷高級官員。推用——不經过考績就升官。 ③尊大人——你父。 ④宗祀（思去 sì）——祖宗的香烟（祭祀）。 ⑤令堂——你母。 ⑥央——請求。看覷——照顾。 ⑦相厚——情誼很深。 ⑧慟（通去 tòng）哭——大哭。

过了数日，賈石打听的实①，果然扭入白蓮教之党，問成死罪。沈鍊在獄中大駡不止。楊順自知理亏，只恐临时处决②，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駡，不好看相，預先問獄官責取病状，将沈鍊結果了性命。賈石将此話报与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說。又亏賈石多有識熟人情，买出尸首，嘱付獄卒：若官府要梟示③时，把个假的答应。却瞞着沈衮兄弟，私下备棺盛殮，埋于隙地。事毕，方才向沈衮說道："尊大人遺体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后，方好指点与你知道，今犹未可泄漏。"沈衮兄弟感謝不已。賈石又苦口劝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衮道："极知久占叔叔高居，心上不安。奈家母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搬回灵柩，以此迟延不决。"賈石怒道："我賈某生平，为人謀而尽忠，今日之言，全是为你家門户，岂因久占住房，說发你們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强。但我有一小事，即欲远出，有一年半載不回，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覻着壁上貼得有前后《出师表》各一張，乃是沈鍊亲笔楷书，賈石道："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一路上做个紀念。他日相逢，以此为信。"沈衮就揭下二紙，双手折叠，递与賈石。賈石藏于袖中，流泪而别。原来賈石算定楊、路二賊，設心

①的（低去 dì）实——确实。　②处决——执行死刑。③梟（小阴 xiāo）示——旧时的一种酷刑，把人头割下示众。

不善，虽然杀了沈鍊，未肯干休。自己与沈鍊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預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权时居住，不在話下。

却說路楷見刑部复本，有了圣旨，便于獄中取出閻浩、楊胤夔斬訖，并要割沈鍊之首，一同梟示。誰知沈鍊眞尸已被賈石买去了，官府也哪里辨驗得出，不在話下。

再說楊順看見止于蔭子，心中不滿，便向路楷說道：“当初严东楼①許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鍊是严家紧对头，今止誅其身，不曾波及②其子。斬草不除根，萌芽复发。相国不足我們③之意，想在于此。”楊順道：“若如此，何难之有？如今再上个本，說沈鍊虽誅，其子亦宜知情，还該坐罪④，抄沒家私，庶⑤国法可伸，人心知惧。再訪他同射草人的几个狂徒，并借屋与他住的，一齐拿来治罪，出了严家父子之气，那时却将前言取賞，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計大妙！事不宜迟，乘他家属在此，一网而尽，岂不快哉！只怕他儿子知风逃避，却又費力。”楊順道：“高見甚明。”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再写稟帖到严府知会，自述

---

①东楼——严世蕃的表字。 ②波及——牵連到。
③不足我們——对我們不滿意。 ④坐罪——牵連判罪。
⑤庶（书去 shù）——差不多。

孝順之意；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①，着②用心看守犯属，勿容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詩曰：

破巢完卵从来少③，削草除根势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又将家属媚当权。

再过数日，圣旨下了，州里奉着宪牌④，差人来拿沈鍊家属，并查平素往来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賈石名字，先經出外，只得将在逃开报。此見賈石見几⑤之明也。时人有詩贊云：

义气能如賈石稀，全身远避更知几。

任他罗网空中布，爭奈⑥仙禽天外飞。

却說楊順見拿得沈衮、沈褒，亲自鞫問⑦，要他招承通虏实迹。二沈高声叫屈，那里肯招。被楊总督严刑拷打，打得体无完肤，沈衮、沈褒熬炼不过，双双死于杖下。可怜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时拿到犯人，都坐个同謀之罪，累死者何止数十人。幼子沈袠尚在襁褓⑧，免罪随着母徐氏，另徙在云州极边⑨，不許在保安居住。

路楷又与楊順商議道："沈鍊长子沈襄，是紹兴

---

①牌——給下級的通知。 知州——州的长官。 ②着——使。 ③这句說：鳥巢毁了，鳥卵不可能不打碎。④宪牌——刑部的公文。 ⑤見几——事前預見。⑥爭奈——怎奈。 ⑦鞫（居阳 jú）問——审問。 ⑧尚在襁褓——还是个嬰孩。（襁褓是裹嬰孩的包被。） ⑨云州——在現在河北省赤城县北。极边——极远的边区。

有名秀才，他时①得地，必然衔恨于我輩。不若一并除之，永絕后患，亦要相国知我用心。”楊順依言，便行文书到浙江，把做欽犯②，严提沈襄来問罪。又分付心腹經历金紹，擇取有才干的差人，賫文③前去，嘱他中途伺便，便行謀害，就所在地方，討个病状回繳。事成之日，差人重賞，金紹許他荐本超迁④。金紹領了台旨⑤，汲汲⑥而回，着意⑦的选两名积年干事的公差，无过是張千、李万⑧。金紹喚他到私衙，賞了他酒飯，取出私財二十两相贈。張千、李万道："小人安敢⑨无功受賜？”金紹道："这銀两不是我送你的，是总督楊爷賞你的，教你賫文到紹兴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松他。須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回来还有重賞。若是怠慢，总督老爷衙門不是取笑的，你两个自去回話！”張千、李万道："莫說总督老爷鈞旨，就是老爷分付，小人怎敢有違？”收了銀两，謝了金經历。在本府領下公文，疾忙⑩上路，往南进发。

却說沈襄，号小霞，是紹兴府学廪膳秀才。他在家久聞得父亲以言事获罪，发去口外为民，甚是挂怀，

---

①他时——将来。　②欽犯——皇帝命令查办的罪犯。　③賫（几阴 jī）文——送公文。　④荐本超迁——用奏章保荐不按等級提升。　⑤台旨——上級的命令。　⑥汲汲——急急地。　⑦着意——留心。　⑧无过是——无非是。張千、李万——旧小說中常用的公差名字。　⑨安敢——怎敢。　⑩疾忙——急忙。

欲亲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无人主管，行止两难。忽一日，本府差人到来，不由分說，将沈襄鎖縛，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书与沈襄看了备細①，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嘱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②，母亲又远徙极边，放声大哭。哭出府門，只見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攪做一团的啼哭。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沒”的話，本府已差县尉封鎖了家私，将人口尽皆逐出。沈小霞听說，眞是苦上加苦，哭得咽喉无气。霎时間③亲戚都来与小霞話别，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說几句劝解的言語。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銀子，送与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顾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对，方才收了。沈小霞带着哭，分付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为我忧念，只当我已死一般，在爷娘家过活。你是书礼之家，諒无再醮④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着小妻聞淑女說道：“只这女子年紀幼小，又无处着落，合該教他改嫁。奈我三十无子，他却有两个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了沈氏香烟。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发⑤带他到丈人家去住几时，等待十月满足，生下或男或女，

①知府——府的长官。（府是旧时的行政区域，省和县中間的一級。） 备細——仔細。 ②非命——横死。 ③霎（沙去 shà）时間——一会儿。 ④諒——想来。再醮（交去 jiào）再嫁。 ⑤一发——一同。

那时凭你发遣他去便了。”話声未絕，只見聞淑女說道：“官人說哪里話，你去数千里之外，沒个亲人朝夕看覷，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情愿蓬首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一来官人免致寂寞，二来也替大娘分得些忧念。”沈小霞道：“得个亲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乡何益？”聞氏道：“老爷在朝为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便誣陷老爷有些不是的勾当，家乡隔絕，岂是同謀？妾①帮着官人到官申辨，决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獄，还留賤妾在外，尙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听得聞氏說得有理，极力攛掇②丈夫带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爱淑女有才有智，又見孟氏苦劝，只得依允。

当夜众人齐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張千、李万催趲③上路，聞氏换了一身布衣，将青布裹头，别了孟氏，背着行李，跟着沈小霞便走。那时分别之苦，自不必說。一路行来，聞氏与沈小霞寸步不离，茶湯飯食，都亲自搬取。張千、李万初时还好言好語，过了揚子江④，到徐州起旱⑤，料得家乡已远，就做出嘴臉来，呼么喝六⑥，漸漸难为他夫妻两个来了。聞氏看在眼里，私对丈夫說道：“看那两个潑⑦差人，

①妾——旧时妇女自称。 ②攛掇(窜阴 多阳 cuān-duó)——劝誘。 ③催趲(咱上 zǎn)——催促快走。 ④揚子江——长江下游一段。 ⑤起旱——走陆路。 ⑥呼么喝六——大声吆喝。 ⑦潑——可恶的。

不怀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須是用心提防。"沈小霞虽然点头，心中还只是半疑不信。

又行了几日，看見两个差人，不住的交头接耳，私下商量說話。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①一口，其白如霜，忽然心动，害怕起来，对聞氏說道："你說这潑差人，其心不善，我也觉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济宁②府界上，过了府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泊，一路荒野，都是响馬③出入之所。倘到彼处，他們行凶起来，你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得你，如何是好？"聞氏道："旣然如此，官人有何脫身之計，請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那两个潑差人生吞了我。"沈小霞道："济宁府东門內，有个馮主事④，丁忧⑤在家。此人最有俠气，是我父亲极相厚的同年⑥，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納。只怕你妇人家，沒志量打发这两个潑差人，累你受苦，于心何安？你若有力量支持他，我去也放胆。不然与你同生同死，也是天命当然，死而无怨。"聞氏道："官人有路尽走，奴家自会摆布，不劳挂念。"这里夫妻暗地商量，那張千、李万辛苦了一日，吃了一肚

---

①倭（握阴 wō）刀——日本制的快刀。 ②济宁——現在属山东省。 ③响馬——騎馬的强盗。 ④主事——六部中的中級官員。 ⑤丁忧——因父母丧事停职在家。 ⑥同年——科举时代同榜考中的人。

酒，齁齁①的熟睡，全然不觉。

次日，早起上路，沈小霞問張千道："前去济宁还有多少路？"張千道："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沈小霞道："济宁东門內馮主事，是我年伯②，他先前在京师时，借过我父亲二百两銀子，有文契在此。他管过北新关③，正有銀子在家。我若去取討前欠，他見我是落难之人，必然慨付。取得这項銀两，一路上盘纏，也得寬裕，免致吃苦。"張千意思有些作难，李万随口应承了，向張千耳边說道："我看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况爱妾行李都在此处，料无他故。放他去走一遭，取得銀两，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④，有何不可？"張千道："虽然如此，到飯店安歇行李，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你紧跟着同去，万无一失。"

話休絮煩，看看巳牌时分⑤，早到济宁城外，拣个洁净店儿，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你二位同我到东門走遭，轉来吃飯未迟。"李万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酒飯也不見得。"聞氏故意对丈夫道："常言道：'人面逐高低，世情着冷暖⑥。'馮主事虽然欠下老爷銀两，見老爷死了，你又在难中，誰肯唾手⑦交还？枉自討个厌賤，不如吃了飯赶路为上。"沈小

①齁（后阴 hōu）齁——鼻息声。 ②年伯——和父亲同榜考中的长輩。 ③北新关——在現在浙江省杭州市北武林門外，明朝設有稅关。 ④造化——幸运。 ⑤巳牌时分——上午九时到十一时。 ⑥这两句說：人情跟着貧富的变化而变化。 ⑦唾手——很容易地。

霞道:“这里进城到东門不多路,好歹① 去走一遭,不折了什么便宜② 。” 李万貪了这二百两銀子,一力攛掇該去。沈小霞分付聞氏道:“耐心坐坐,若轉得快时,便是沒想头了。他若好意留款,必然有些賫发,明日雇个轎儿抬你去。这几日在牲口上坐,看你好生不慣。”聞氏覷个空,向丈夫丢个眼色,又道:“官人早回,休教奴久待則个③ 。”李万笑道:“去多少时,有許多說話,好不老气!”聞氏見丈夫去了,故意招李万轉来嘱付道:“若馮家留飯坐得久时,千万劳你催促一声。”李万答应道:“不消④ 分付。”比及⑤ 李万下阶时,沈小霞已走了一段路了。李万托着大意,又且济宁是他慣走的熟路,东門馮主事家,他也认得,全不疑惑。走了几步,又里急⑥ 起来,覷个毛坑上自在方便了,慢慢的望东門而去。

却說沈小霞回头看时,不見了李万,做一口气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也是小霞合当有救,正值馮主事独自在厅,两人京中旧时識熟,此时相見,吃了一惊。沈襄也不作揖,扯住馮主事衣袂⑦ 道:“借一步說話。” 馮主事已会意了,便引到书房里面。沈小霞放声大哭,馮主事道:“年侄有話快說,休得悲伤,誤

---

①好歹(代上 dǎi)——不管怎样。 ②这句說:不会吃什么亏。 ③則个——句末加重語气的助詞。 ④不消——用不到。 ⑤比(比去 bì)及——等到。 ⑥里急——要拉屎。 ⑦衣袂(每去 mèi)——衣袖。

其大事。”沈小霞哭訴道：“父亲被严贼屈陷，已不必說了；两个舍弟①随任的，都被楊順、路楷杀害，只有小侄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一家宗祀，眼見灭絕。又两个差人，心怀不善，只怕他受了楊、路二賊之嘱，到前途太行、梁山等处暗算了性命。寻思一計，脫身来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計相庇，我亡父在天之灵，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遮护小侄，便就此触阶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强似死于奸賊之手。”馮主事道：“賢侄不妨。我家臥室之后，有一层复壁，尽可藏身，他人搜檢不到之处。今送你在內权住数日，我自有道理。”沈襄拜謝道：“老年伯便是重生②父母。”馮主事亲执沈襄之手，引入臥房之后，揭开地板一块，有个地道。从此鉆下，約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小廊屋三間，四面皆楼墙圍裹，果是人迹不到之处。每日茶飯，都是馮主事亲自送入。他家法极严，誰人敢泄漏半个字？正是：

深山堪③隐豹，柳密可藏鴉。

不須愁汉吏④，自有魯朱家⑤。

且說这一日，李万上了毛坑，望东門馮家而来。到于門首，問老門公⑥道：“主事老爷在家么？”老門

①舍弟——我的弟弟。　②重（充阳chóng）生——再生。　③堪——可以。　④汉吏（里去 lì）——汉朝的公差。（参看下注。）　⑤朱家——魯人，是汉朝初年的大侠。汉高祖（刘邦）差人捉拿項羽的旧部下季布，朱家就把季布藏在家里，使他脫險。　⑥門公——看門的人。

公道："在家里。"又問道："有个穿白的官人来見你老爷，曾相見否？"老門公道："正在书房里吃飯哩。"李万听說，一发① 放心。看看等到未牌②，果然厅上走一个穿白的官人出来。李万急上前看时，不是沈襄。那官人徑自出門去了。李万等得不耐煩，肚里又饥，不免問老門公道："你說老爷留飯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了去，不見出来？"老門公道："方才出去的不是？"李万道："老爷书房中还有客沒有？"老門公道："这倒不知。"李万道："方才那穿白的是甚人？"老門公道："是老爷的小舅，常常来的。"李万道："老爷如今在哪里？"老門公道："老爷每常飯后，定要睡一觉，此时正好睡哩。"李万听得話不投机，心下早有二分慌了，便道："不瞞大伯說，在下③ 是宣大总督老爷差来的。今有紹兴沈公子名唤沈襄，号沈小霞，系欽提人犯。小人提押到于貴府，他說与你老爷有同年叔侄之誼，要来拜望。在下同他到宅，他进宅去了，在下等候多时，不見出来，想必还在书房中。大伯，你还不知道，煩你去催促一声，教他快快出来，要赶路走。"老門公故意道："你說的是甚么說話？我一些不懂。"李万耐了气，又細細的說一遍。老門公当面的一啐④，罵道："見鬼！何尝⑤ 有什么沈公子到来？老爷在丧中，一

---

①一发——更加。 ②未牌——下午一时到三时。 ③在下——自已的謙称。 ④啐（催去 cuì）——表示看不起的声音。 ⑤何尝——何曾。

概不接外客。这門上是我的干紀①，出入都是我通禀，你却說这等鬼話！你莫非是白日撞②么？强装什么公差名色，掏摸东西的。快快請退，休纏你爷的帳！”李万听說，愈加着急，便发作起来道：“这沈襄是朝廷要紧的人犯，不是当耍的，請你老爷出来，我自有話說。”老門公道：“老爷正瞌睡，沒什事，誰敢去禀？你这獠子③，好不达时务！”說罢洋洋的自去了。

李万道：“这个門上老儿好不知事，央他傳一句話甚作难。想沈襄定然在內，我奉軍門鈞帖④，不是私事，便闖进去怕怎的？”李万一时粗莽，直撞入厅来，将照壁⑤拍了又拍，大叫道：“沈公子好走动了。”不見答应，一連叫喚了数声，只見里头走出一个年少的家童，出来問道：“管門的在哪里？放誰在厅上喧嚷？”李万正要叫住他說話，那家童在照壁后張了張儿，向西边走去了。李万道：“莫非书房在那西边？我且自去看看，怕怎的？”从厅后轉西走去，原来是一带长廊。李万看見无人，只顾望前而行。只見屋宇深邃⑥，門戶錯杂，頗有妇人走动。李万不敢纵步，依旧退回厅上，听得外面乱嚷。李万到門首看时，却是張千来寻李万不見，正和門公在那里斗口。張千一

①干紀——責任。　②白日撞——白天闖入人家的賊。　③獠（劳上 lǎo）子——駡人的話。　④軍門——对总督的称呼。鈞帖——上級的公文。　⑤照壁——屏門。　⑥深邃（虽去 suì）——深远。

見了李万，不由分說，便罵道："好伙計，只貪图酒食，不干正事！巳牌时分进城，如今申牌①将尽，还在此閑蕩！不催趲犯人出城去，待怎么？"李万道："呸！哪有什么酒食？連人也不見个影儿！"張千道："是你同他进城的！"李万道："我只登了个东②，被蛮子③上前了几步，跟他不上。一直赶到这里，門上說有个穿白的官人在书房中留飯，我說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見出来，門上人又不肯通报，淸水也討不得一杯吃。老哥，煩你在此等候等候，替我到下处医了肚皮④再来。"張千道："有你这样不干事的人！是甚么样犯人，却放他独自行走？就是书房中，少不得也随他进去。如今知他在里头不在里头？还亏你放慢綫儿⑤讲話。这是你的干紀，不关我事！"說罢便走。李万赶上扯住道："人是在里头，料沒处去。大家在此帮說句話儿，催他出来，也是个道理。你是吃飽的人，如何去得这等要紧？"張千道："他的小老婆在下处，方才虽然嘱付店主人看守，只是放心不下。这是沈襄穿鼻的索儿，有他在，不怕沈襄不来。"李万道："老哥說得是。"当下張千先去了。

李万忍着肚饥守到晚，并无消息。看看日沒⑥黄

---

①申牌——下午三时到五时。 ②登了个东——上了一次毛坑。 ③蛮子——旧时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輕蔑称呼。 ④下处——客店。医了肚皮——吃飽。 ⑤放慢綫儿——不慌不忙地。 ⑥日沒——太阳落下。

昏，李万腹中餓极了，看見間壁有个点心店儿，不免脫下布衫，抵当几文錢的火燒①来吃。去不多时，只听得打門声响，急跑来看，馮家大門已閉上了。李万道："我做了一世的公人，不曾受这般嘔气！主事是多大的官儿，門上直恁②作威作勢？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都在下处，旣然这里留宿，信也該寄一个出来。事已如此，只得在房檐下胡乱过一夜，天明等个知事的管家出来，与他說話。"此时十月天气，虽不甚冷，半夜里起一陣风，簌簌的下几点微雨，衣服都沾濕了，好生凄楚。

挨到天明雨止，只見張千又来了。却是聞氏再三再四催逼他来的。張千身边带了公文解批③，和李万商議，只等开門，一拥而入，在厅上大惊小怪，高声发話。老門公拦阻不住，一时間家中大小都聚集来，七嘴八張，好不热鬧。街上人听得宅里鬧吵，也聚攏来，圍住大門外閑看。惊动了那有仁有义守孝在家的馮主事，从里面踱将出来。且說馮主事怎生模样？

> 头带梔子花匾折孝头巾，身穿反折縫稀眼粗麻衫，腰系麻绳，足着草履④。

---

①火燒——一种燒餅。 ②直——簡直，居然。恁（人去 rèn）——这样的。 ③解批——押解犯人的公文。 ④梔子花——白色，带孝用的。这里几句都是写馮主事穿着丧服的形象。

众家人听得咳嗽响，道一声："老爷来了。"都分立在两边。主事出厅問道："为什事在此喧嚷？"張千、李万上前施礼道："馮爷在上，小的是奉宣大总督爷公文来的，到紹兴拿得欽犯沈襄，經由貴府。他說是馮爷的年侄，要来拜望。小的不敢阻擋，容他进見。自昨日上午到宅，至今不見出来，有誤程限；管家們又不肯代禀。伏乞老爷天恩，快些打发上路。"張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馮主事看了，問道："那沈襄可是沈經历沈鍊的儿子么？"李万道："正是。"馮主事掩着两耳，把舌头一伸，說道："你这班配軍①，好不知利害！那沈襄是朝廷欽犯，倘犹自可②；他是严相国的仇人，哪个敢容納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来？你却乱話，官府聞知傳說到严府去，我是当得起他怪的？你两个配軍，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少錢財，买放了要紧人犯，却来图賴我！叫家童与他乱打那配軍出去，把大門閉了，不要惹这閑是非，严府知道不是当耍。"馮主事一头罵，一头走进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推的推，搜③的搜，霎时間被众人拥出大門之外，閉了門，兀自④听得嘈嘈的乱罵。張千、李万面面相覷，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进。張千埋怨李万道："昨日是你一力攛掇，教放他进城，

①配軍——发配充軍的罪犯。这里是罵人的話。
②倘犹自可——也还算不了什么。　③搜（松上 sǒng）——用肘使劲的推。　④兀（五去 wù）自——还。

如今你自去寻他。”李万道：“且不要埋怨，和你去問他老婆，或者曉得他的路数①，再来抓寻便了。”張千道：“說得是，他是恩爱的夫妻，昨夜汉子不回，那婆娘暗地流泪，巴巴的独坐了两三个更次。他汉子的行藏②，老婆岂有不知？”两个一头說話，飞奔出城，复到飯店中来。

却說聞氏在店房里面听得差人声音，慌忙移步出来，問道：“我官人如何不来？”張千指李万道：“你只問他就是。”李万将昨日往毛厕出恭③，走慢了一步，到馮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以后这般这般，备細說了。張千道：“今早空肚皮进城，就吃了这一肚寡气。你丈夫想是眞个不在他家了，必然还有个去处，难道不对小娘子說的？小娘子趁早說来，我們好去抓寻。”說犹未了，只見聞氏噙着眼泪，一双手扯住两个公人叫道：“好，好，还我丈夫来！”張千、李万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么年伯，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哪里去了，連累我們，在此着急，沒处抓寻。你倒問我要丈夫，难道我們藏过了他？說得好笑！”将衣袂掣开④，气忿忿地对虎⑤一般坐下。

聞氏倒走在外面，拦住出路，双足頓地，放声大哭，叫起屈来。老店主听得，忙来解劝。聞氏道：“公公

---

①路数——底細。　②行藏——底細，行踪。　③出恭——拉屎。　④掣（車去 chè）开——掙脫。　⑤对虎——撑眉怒目对看（一种小孩的游戏）。

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无子，娶奴为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个多月身孕，我丈夫割舍不下，因此奴家千里相从。一路上寸步不离，昨日为盘缠缺少，要去見那年伯，是李牌头① 同去的。昨晚一夜不回，奴家已自疑心。今早他两个自回，一定将我丈夫謀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还我丈夫便罢休。”老店主道：“小娘子休得急性，那排长与你丈夫前日无怨，往日无仇，着什来由，要坏他性命？”聞氏哭声轉哀道：“公公，你不知道。我丈夫是严閣老的仇人，他两个必定受了严府的嘱托来的，或是他要去严府請功。公公，你詳情②，他千乡万里带着奴家到此，岂有沒半句說話突然去了。就是他要走时，那同去的李牌头，怎肯放他？你要奉承严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紧，教奴家孤身妇女，看着何人？公公，这两个杀人的賊徒，煩公公带着奴家同他去官府处叫冤。”張千、李万被这妇人一哭一訴，就要分析几句，沒处插嘴。老店主听見聞氏說得有理，也不免有些疑心，倒可怜那妇人起来，只得劝道：“小娘子說便是这般說，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見得，好歹再等候他一日。”聞氏道：“依公公等候一日不打紧，那两个杀人的凶身，乘机走脫了，这干系却是誰当？”張千道：“若果然謀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时，我弟兄两个又到这里作甚？”聞氏道：“你欺負我妇人家沒張

①牌头——和下文的“排长”，都是对兵士和公差的敬称。　②詳情——照人情推想。

智①，又要指望奸騙我。好好的說，我丈夫的尸首在哪里？少不得当官也要还我个明白。”老店官見妇人口嘴利害，再不敢言語。店中閑看的，一时間聚了四五十人，聞說妇人如此苦切，人人恼恨那两个差人，都道："小娘子要去叫冤，我們引你到兵备道②去。”聞氏向着众人深深拜福③，哭道："多承列位路見不平，可怜我落难孤身，指引則个！这两个凶徒，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众人道："不妨事，在我們身上。”張千、李万欲向众人分剖时，未說得一言半字，众人便道："两个排长不消辨得，虛則虛，实則实，若是沒有此情，随着小娘子到官，怕他作甚！”妇人一头哭，一头走，众人拥着張千、李万，攪做一陣的，都到兵备道前，道里尚未开門。

那一日正是放告④日期，聞氏束了一条白布裙，徑搶进栅門，看見大門上架着那大鼓，鼓架上悬着个槌儿，聞氏搶槌在手，向鼓上乱撾⑤，撾得那鼓振天的响。唬得中軍官失了三魂，把門吏丧了七魄，一齐跑来，將绳縛住，喝道："这妇人好大胆！”聞氏哭倒在地，口称潑天⑥冤枉。只見門內吆喝之声，开了大門，

---

①沒張智——沒主張。　②兵备道——兼管軍事的分巡道（分巡道是明朝的一种地方官，是省的司法官署下面分設的）。　③拜福——旧时妇女行礼。　④放告——挂牌接受控訴案件。　⑤撾（抓阴 zhuā）——敲打。⑥潑天——天大的。

王兵备坐堂，問击鼓者何人。中軍官将妇人带进，聞氏且哭且訴，将家門不幸遭变，一家父子三口死于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襄，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有枝有叶的細說了一遍。王兵备喚張千、李万上来，問其緣故。張千、李万說一句，妇人就剪①一句，妇人說得句句有理，張千、李万抵搪不过。王兵备思想道："那严府勢大，私謀杀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难保其无。"便差中軍官押了三人，发去本州勘审②。

那知州姓賀，奉了这項公事，不敢怠慢，即时扣了店主人到来，听四人的口詞。妇人一口咬定二人謀害他丈夫；李万招称为出恭慢了一步，因而相失；張千、店主人都据实說了一遍。知州委决不下③。那妇人又十分哀切，象个眞情；張千、李万又不肯招认。想了一回，将四人閉于空房，打轎去拜馮主事，看他口气若何。

馮主事見知州来拜，急忙迎接归厅，茶罢，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才說得沈襄二字，馮主事便掩着双耳道："此乃严相公仇家，学生虽有年誼④，平素实无交情。老公祖⑤休得下問，恐严府知道，有累学生。"說罢站起身来道："老公祖既有公事，不敢留坐了。"賀知州一場沒趣，只得作别。在轎上想道："据馮公

①剪——反駁。　②勘（看阴 kān）审——調查审問。③委决不下——难下判断。　④年誼——和沈襄父亲同榜考中的关系。　⑤老公祖——旧时紳士对当地长官的称呼。

如此惧怕严府，沈襄必然不在他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不見得；或者去投馮公見拒不納，别走个相識人家去了，亦未可知。”

回到州中，又取出四人来，問聞氏道：“你丈夫除了馮主事，州中还认得有何人？”聞氏道：“此地并无相識。”知州道：“你丈夫是什么时候去的？那張千、李万几时来回复你的說話？”聞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吃午飯前就去的，却是李万同出店門。到申牌时分，張千假說催趲上路，也到城中去了。天晚方回来，張千兀自向小妇人說道：“我李家兄弟跟着你丈夫馮主事家歇了，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今早張千去了一个早晨，两人双双而回，单不見了丈夫，不是他謀害了是誰？若是我丈夫不在馮家，昨日李万就該追寻了，張千也該着忙，如何将好言語稳住小妇人？其情可知。一定張千、李万两个在路上預先約定，却教李万乘夜下手。今早，張千进城，两个乘早将尸首埋藏停当，却来回复我小妇人。望青天爷爷①明鉴！”賀知州道：“說得是。”張千、李万正要分辨，知州相公喝道：“你做公差所干何事？若非用計謀死，必然得財买放，有何理說！”喝教手下将那張、李重責三十，打得皮开肉綻，鮮血迸流，張千、李万只是不招。妇人在旁，只顾哀哀的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討夹棍将两个公差夹起。那公差其实不曾謀死，虽然負痛，

①青天爷爷——对审問官員的称呼。

怎生招得？一連上了两夹，只是不招。知州相公再要夹时，張、李受苦不过，再三哀求道："沈襄实未曾死，乞爷爷立个限期，差人押小的挨寻沈襄，还那聞氏便了。"知州也沒有定見，只得勉从其言。聞氏且发尼姑庵住下。差四名民壮，鎖押張千、李万二人，追寻沈襄，五日一比①。店主釋放宁家②。将情具由申詳兵备道，道里依繳③了。

張千、李万一条鉄鏈鎖着，四名民壮，輪番监押。带得几两盘纏，都被民壮搜去，为酒食之費；一把倭刀，也当酒吃了。那临清④去处又大，茫茫蕩蕩，来千去万，哪里去寻沈公子？也不过一时脫身之法。聞氏在尼姑庵住下，剛到五日，准准的又到州里去啼哭，要生要死。州守相公沒奈何，只苦得批較⑤差人張千、李万。一連比了十数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⑥，打得爬走不动。張千得病身死，单单剩得李万，只得到尼姑庵来拜求聞氏道："小的情极⑦，不得不說了。其实奉差来时，有經历金紹，口傳楊总督鈞旨，教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討个結状⑧回报。我等口虽应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

---

①比——查考。公差奉命限期完成某項任务，到期查考，不能完成，就要打板子。　②宁家——回家。　③依繳——批准下級的繳差报告。　④临清——現在属山东省。这里該是济宁。下文也是这样。　⑤批較——就是"比"，見注①。　⑥竹批——竹板子。　⑦情极——发急。⑧結状——官府证明事情了結的公文。

然逃走，与我們实实无涉。青天在上，若半字虛情，全家禍灭。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張千，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确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妇相逢有日。只求小娘子休去州里啼啼哭哭，寬小的比限，完全狗命，便是阴德。”聞氏道：“据你說不曾謀害我丈夫，也难准信；既然如此說，奴家且不去禀官，容你从容查訪。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紧用心，休得怠慢。”李万喏喏①連声而去。有詩为証：

白金廿两釀凶謀，誰料中途已失囚。

鎖打禁持熬不得，尼庵苦向妇人求。

官府立限緝获沈襄，一来为他是总督衙門的紧犯，二来为妇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紧严比。今日也是那李万不該命絕，恰好有个机会。却說总督楊順、御史路楷，两个日夜商量，奉承严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誰知朝中有个兵科給事中吳时来，风聞楊順横杀平民冒功之事，把他尽情劾奏一本，并劾路楷朋奸②助恶。嘉靖爷正当設醮祀厘③，見說杀害平民，大伤和气，龙顏大怒，着錦衣卫扭解来京問罪。严嵩見圣怒不測，一时不及救护，到底亏他于中調停，止于削爵为民。可笑楊順、路楷杀人媚人，至此徒④为人笑，有何益哉！再說賀知州听得楊总督去任，已自把这

①喏（热上 rě）喏——表示敬意的答应声。 ②朋奸——互相勾結做坏事。 ③設醮祀厘（西上 xǐ）——設坛禱告，求天賜福。 ④徒——空空。

公事看得冷了；又聞氏連次不来哭禀，两个差人又死了一个，只剩得李万，又苦苦哀求不已。賀知州分付，打开鉄鏈，与他个广捕文书①，只教他用心緝訪，明是放松之意。李万得了广捕文书，犹如捧了一道赦书，連連磕了几个头，出得府門，一道烟走了。身边又无盘纏，只得求乞而归，不在話下。

却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复壁之中，住了数月，外边消息无有不知，都是馮主事打听将来，說与小霞知道。曉得聞氏在尼姑庵寄居，暗暗欢喜。过了年余，已知張千、李万都逃了，这公事漸漸懈散。馮主事特地收拾內书房三間，安放沈襄在內讀书，只不許出外，外人亦无有知者。馮主事三年孝滿，为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复②做官。

光阴似箭，一住八年。值严嵩一品③夫人欧阳氏卒，严世蕃不肯扶柩还乡，唆④父亲上本留己侍养，却于丧中簇拥姬妾，日夜飲酒作乐。嘉靖爷天性至孝，訪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⑤。时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鸞⑥之术。天子召見，教他請仙，問以輔臣⑦賢否。藍道行奏道："臣所召乃是上界眞仙，正直无阿，

---

①广捕文书——可以到处捕捉指定犯人的证件。

②起复——重新出去做官。 ③一品——封建时代官僚的最高等級。 ④唆（所阴 suō）——用話挑动别人去做。

⑤悅（月去 yuè）——愉快。 ⑥扶鸞——旧时一种迷信行动，用木杆架着笔在沙盘画出字来，假托是鬼神的指示。

⑦輔臣——宰相之流的大官。

万一箕①下判断有忤圣心，乞恕微臣之罪。”嘉靖爷道：“朕②正愿聞天心正論，与卿③何涉。岂有罪卿之理。”藍道行书符念呪，神箕自动，写出十六个字来，道是：

“高山番草，父子閣老。日月无光，天地顚倒。”

嘉靖爷看了，問藍道行道：“卿可解之。”藍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嘉靖爷道：“朕知其說。‘高山’者，‘山’字連‘高’，乃是‘嵩’字。‘番草’者，‘番’字‘草’头，乃是‘蕃’字。此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二人也。朕久聞其专权誤国，今仙机示朕，朕当即为处分，卿不可泄于外人。”藍道行叩头，口称不敢，受賜而出。

从此嘉靖爷漸漸疏了严嵩。有御史鄒应龙，看見机会可乘，遂劾奏严世蕃凭借父势，卖官鬻爵，許多恶迹，宜加显戮。其父严嵩溺爱恶子，植党④蔽賢，宜亟⑤賜休退，以淸政本。嘉靖爷見疏大喜，即升应龙为通政右参議⑥。严世蕃下法司⑦，拟成充軍之罪，严嵩回籍。未几，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潤，复奏严世蕃不赴軍伍，居家愈加暴横，强占民間田产，畜养奸人，私通倭虏⑧，謀为不軌。得旨三法司提問，

---

①箕——扶鸞用的工具。 ②朕（眞去 zhèn）——皇帝自称。 ③卿——皇帝对臣子的称呼。 ④植党——結成小集团。 ⑤亟（几阳 jí）——急切地。 ⑥通政——通政司，掌管内外奏章的官署。 参議——通政司的次官，有左、右各一人。 ⑦法司——三法司，就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⑧倭虏——当时搶掠中国沿海地区的日本匪帮。

問官勘实复奏，严世蕃即时处斬，抄沒家財，严嵩发养济院①終老。被害諸臣尽行昭雪②。

馮主事得此喜信，慌忙报与沈襄知道，放他出来，到尼姑庵訪問那聞淑女。夫妇相見，抱头而哭。聞氏离家时，怀孕三月，今在庵中生下一孩子，已十岁了。聞氏亲自教他念书，《五經》③皆已成誦，沈襄欢喜无限。馮主事方上京补官，教沈襄同去訟理父冤，聞氏暂迎归本家园上居住。沈襄从其言，到了北京。馮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鄒参議，将沈鍊父子冤情說了，然后将沈襄訟冤本稿送与他看，鄒应龙一力担当。次日，沈襄将奏本往通政司挂号④投递。圣旨下：沈鍊忠而获罪，准复原官，仍进一級，以旌⑤其直；妻子召还原籍；所没入財产，府县官照数給还；沈襄食廩年久准貢⑥，敕授知县之职。沈襄复上疏謝恩，疏中奏道："臣父鍊向在保安，因目击宣大总督楊順，杀戮平民冒功，吟詩感叹，适值御史路楷，阴受严世蕃之嘱，巡按宣大，与楊順合謀，陷臣父于极刑⑦，幷杀臣弟二人，臣亦几于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几絕，受禍之惨，莫如臣家。今严世蕃正法，而楊順、路楷安然保首領于乡，使边延万家之怨骨，銜恨无伸；臣

①养济院——乞丐和貧民收容所。　②昭雪——伸冤。③《五經》——《詩經》、《尙书》、《易經》、《礼記》和《春秋》这五种古书。　④挂号——登記編号。　⑤旌（京阴 jīng）——表揚。　⑥准貢——准作貢生。（这样就有資格做小官。）⑦极刑——死刑。

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肃刑典①而慰人心也。”圣旨准奏，复提楊順、路楷到京，問成死罪，监刑部牢中待决。

沈襄来别馮主事，要亲到云州，迎接母亲和兄弟沈袠到京，依傍馮主事寓所相近居住；然后往保安州訪求父亲骸骨，負归埋葬。馮主事道：“老年嫂②处适才已打听个消息，在云州康健无恙。令弟沈袠，已在彼游庠③了。下官当遣人迎之。尊公遺体要紧，賢侄速往訪問，到此相会令堂可也。”沈襄領命，徑往保安。一連寻訪两日，并无踪迹。第三日，因倦借坐人家門首，有老者从內而出，延进草堂吃茶。見堂中挂一軸子，乃楷书諸葛孔明两次《出师表》也。表后但写年月，不着姓名。沈小霞看了又看，目不轉睛。老者道：“客官为何看之？”沈襄道：“动問老丈，此字是何人所书？”老者道：“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笔也。”沈小霞道：“为何留在老丈处？”老者道：“老夫姓賈名石，当初沈青霞編管此地，就在舍下作寓。老夫与他八拜之交④，最相契厚。不料后遭奇禍，老夫惧怕連累，也往河南逃避。带得这二幅《出师表》，裱成一幅，时常展視，如見吾兄之面。楊总督去任后，老夫方敢还乡。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袠，徙居云州，老夫时常

①肃刑典——严肃执行刑法。 ②老年嫂——指的是沈襄的母亲。 ③游庠（香阳 xiáng）——考中秀才。 ④八拜之交——結义兄弟。

去看他。近日聞得严家勢敗，吾兄必当昭雪，已曾遣人去云州报信。恐沈小官人要来移取父亲灵柩，老夫将此軸悬挂在中堂，好教他认认父亲遺笔。”沈小霞听罢，連忙拜倒在地，口称“恩叔”。賈石慌忙扶起道：“足下果是何人？”沈小霞道：“小侄沈襄，此軸乃亡父之笔也。”賈石道：“聞得楊順这厮，差人到貴府来提賢侄，要行一网打尽之計。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不知賢侄何以得全？”沈小霞将临清事情，备細說了一遍，賈石口称难得，便分付家童治飯款待。沈小霞問道：“父亲灵柩，恩叔必知，乞煩指引一拜。”賈石道：“你父亲屈死獄中，是老夫偷尸埋葬，一向不敢对人說知。今日賢侄来此搬回故土，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說罢，剛欲出門，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騎馬而来。賈石指道：“遇巧，遇巧！恰好令弟来也。”那小官便是沈袠。下馬相見，賈石指沈小霞道：“此位乃大令兄諱① 襄的便是。”此日弟兄方才識面，恍如梦中相会，抱头而哭。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靑霞墓所，但見乱草迷离，土堆隐起。賈石引二沈拜了，二沈俱哭倒在地。賈石劝了一回道：“正要商議大事，休得过伤。”二沈方才收泪。賈石道：“二哥、三哥当时死于非命，也亏了獄卒毛公存仁义之心，可怜他无辜被害，将他尸稿葬② 于城西三里之外。毛公虽然已故，

---

①諱——名叫。　　②稿葬——用草席裹了埋葬。

老夫亦知其处，若扶令先尊①柩回去，一起带回，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何如?”二沈道:“恩叔所言，正合愚弟兄之意。”当日又同賈石到城西看了，不胜悲感。次日，另备棺木，擇吉破土，重新殯殮。二人面色如生，毫不朽敗，此乃忠义之气所致也。二沈悲哭，自不必說。当时备下車仗，抬了三个灵柩，别了賈石起身。临别，沈襄对賈石道:“这一軸《出师表》，小侄欲問恩叔取去，供养祠堂，幸勿見拒。”賈石慨然許了，取下挂軸相贈。二沈就草堂拜謝，垂泪而别。沈襄先奉灵柩到張家湾②，覓船装載。

沈襄复身又到北京，見了母亲徐夫人，回复了說話，拜謝了馮主事起身。此时，京中官員，无不追念沈青霞忠义，怜小霞母子扶柩远归，也有送勘合③的，也有贈賻金④的，也有餽贐仪⑤的。沈小霞只受勘合一張，余俱不受。到了張家湾，另换了官座船⑥，驛递起⑦人夫一百名牵纜，走得好不快。不一日，来到临清，沈襄分付座船，暫泊河下，单身入城，到馮主事家投了主事平安书信，园上領了聞氏淑女并十岁儿

---

①令先尊——你已去世的父亲。　②張家湾——在現在北京市通县南，大运河北段的起点，是水陆交通的中轉站。　③勘合——加盖騎縫半印便于核对的凭证，这里指的是通行证。　④賻(ㄈㄨˋ fù)金——丧事的礼金。　⑤餽(ㄎㄨㄟˋ kuì)送。　贐(ㄐㄧㄣˋ jìn)仪——送行的礼金。　⑥官座船——官船。　⑦驛(ㄧˋ yì)——官办的运送招待站。　递起——一站接一站地派遣。

子下船。先参①了灵柩，后見了徐夫人。那徐氏見了孙儿如此长大，喜不可言。当初只道灭門絕戶，如今依旧有子有孙；昔日冤家，皆恶死現报。天理昭然，可見做恶人的到底吃亏，做好人的到底便宜。

閑話休提。到了浙江紹兴府，孟春元領了女儿孟氏，在二十里外迎接。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集。将丧船停泊碼头，府县官員都在吊孝。旧时家产，已自清查給还。二沈扶柩葬于祖塋②，重守三年之制③，无人不称大孝。撫按④又替沈鍊建造表忠祠堂，春秋祭祀。亲笔《出师表》一軸，至今供奉在祠堂之中。

服滿之日，沈襄到京受职，做了知县。为官清正，直升到黃堂⑤知府。聞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⑥，与叔叔沈袠同年进士。子孙世世书香不絕。

【說明】 本篇写的是明朝沈鍊父子和他們的亲戚朋友跟奸臣严嵩一党斗爭的故事。大体上是眞人眞事，經过作家的艺术加工，可以当作小說讀，也可以看作历史故事。

在封建社会里，象这一类忠臣和奸臣的斗爭，原是属于封建統治阶級內部的矛盾，他們爭执的焦点，也只是为了封建統治阶級而不是为了人民。但是，奸臣当权，便意味着封建統治更殘暴、更反动，人民受剝削、受压迫就更严重、更惨痛；因此，忠臣起来和奸臣斗爭，客观上多少地表达了人民反压榨、反暴政的正义愿望。所以，本篇的主題思想和塑造的形象，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

①参——拜見。 ②塋（英阳 yíng）——坟地。 ③守三年之制——照行三年丧礼。 ④撫按——当地长官。 ⑤黃堂——知府的代称。 ⑥登科——中了进士。

本篇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写得相当突出，沈鍊的剛正忠烈，沈小霞的果敢，聞淑女的机智热情，馮主事的老练深沉，以及賈石从共同政治立場出发的深厚友誼，都写得有声有色。他們痛恨邪恶，坚决和奸臣、坏人斗爭到底，就是面对着杀身的大禍，也勇敢地继續抗爭。这和反面人物严世蕃、楊順、路楷等的阴險、恶毒、卑劣对比起来，更显出了这一場正义斗爭的光彩。

在語言方面也很簡练生动，只要看一看沈鍊手揪严世蕃耳朵灌酒，和聞淑女斗爭解差張千、李万这两段文字就可以知道。

作品的缺点是沒有把那个嘉靖皇帝看成是当时反动政权的最高代表，他是屠杀无辜、殘害忠良的实际罪魁，不仅絲毫未加指責；反而对他誅杀严世蕃、昭雪被害忠臣之类的統治手法，歌頌了一番，从而暴露出作者自己所受到的局限。其次是結构比較松懈。沈鍊父子故事情节的发展有些平鋪平叙，联系不够紧密，作者虽用《出师表》来貫串全篇，但仍然不是內在的、必然的联系，还是不能补救这个重大缺陷的。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扫蕩殘胡立帝畿①，龙翔凤舞势崔嵬②。

左环滄海天一带，右拥太行山万圍③。

戈戟④九边雄絕塞，衣冠万国仰垂衣⑤。

太平人乐华胥世⑥，永永金甌⑦共日輝。

这首詩，单夸我朝燕京⑧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势，北倚雄关，南压区夏⑨，眞乃金城天府，万年不拔之基。当先洪武爷⑩扫蕩胡尘，定鼎金

---

①帝畿（几阴 jī）——京城。全句說：明朝驅逐了元朝統治者，在北京建立国都。殘胡——殘余的元朝統治者。 ②崔嵬（为阳 wéi）——形势高大雄偉。 ③这两句說：东方面对着大海，一片海闊天空；西方环抱着太行山，山峰重重叠叠。 ④戈戟（几上 jǐ）——古代的武器。这里指的是国防軍队。全句說：在北方边远的国防要地上，駐扎了軍队，眞是威风凛凛。九边——明朝在北边国境上划分的九个边防区域。絕塞（賽去 sài）——遙远的边区。 ⑤垂衣——封建时代奉承皇帝的說法。說他垂衣拱手，不做什么，就能使天下太平。全句說：各国都敬仰明朝皇帝。 ⑥华胥世——古代傳說中太平快乐的理想国家。 ⑦金甌（欧阴 ōu）——比方国土完整，国防巩固。全句說：国家千秋万代，象太阳一样光明、长久。 ⑧我朝——指的是明朝。燕京——和下面的燕都、北平都是現在的北京市。 ⑨区夏——指的是黄河流域。 ⑩洪武爷——即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公元1368—1398年）是他的年号。

陵①，是②为南京。到永乐爷从北平起兵靖难③，迁于燕都，是为北京。只因这一迁，把个苦寒地面，变作花錦世界。自永乐爷九傳至于万历爷④，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話中单表万历二十年間，日本国关白⑤作乱，侵犯朝鮮。朝鮮国王上表告急，天朝发兵泛海⑥往救。有戶部⑦官奏准：目今兵兴之际，粮餉未充，暫开納粟入监⑧之例。原来納粟入监的，有几般便宜：好⑨讀书，好科举⑩，好中⑪，結末来又有个小小前程結果⑫。以此宦家⑬公子，富室子弟，倒不愿做秀才，都去援例做太学生⑭。自开了这例，两京⑮

---

①定鼎——建立国都。金陵——現在江苏省南京市。②是——这个。③永乐爷——即明成祖（朱棣），永乐（公元1403—1424年）是他的年号。靖难——朱棣本来封为燕王，1399年，他起兵南下，說是靖难（淸除朝廷上奸臣），其实是和侄儿惠帝（朱允炆）爭夺皇位。④万历爷——即明神宗（朱翊鈞），万历（公元1573—1620年）是他的年号。⑤关白——古代日本的宰相。当时的关白名叫平秀吉（又叫丰臣秀吉）。⑥天朝——指的是明朝。泛海——渡海。⑦戶部——封建王朝中央六部之一，掌管全国的戶口（民政）和田賦（財政）。⑧納粟入监——向政府交納一笔銀錢（最早是米多少石），就可以进国子监（国立大学）做监生。这是一种变相的卖官方式。⑨好——容易。⑩科举——应科举考試。⑪中（中去 zhòng）——考試及格。⑫前程結果——指的是做上了官。⑬宦（欢去 huàn）家——做官人家。⑭太学生——监生。⑮两京——北京和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两京都設立国子监，在南京的叫“南雍”，北京的国子监就是下文說的“北雍”。

太学生各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李名甲,字干先,浙江紹兴府人氏。父亲李布政① 所生三儿,惟甲居长。自幼讀书在庠②,未得登科③,援例入于北雍。因在京坐监④,与同乡柳遇春监生同游教坊司⑤院內,与一个名姬⑥ 相遇。那名姬姓杜名美,排行第十,院中都称为杜十娘,生得:

渾身雅艳,遍体嬌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对眼明秋水潤⑦。臉如蓮萼⑧,分明卓氏文君⑨,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⑩。可怜一片无瑕玉⑪,誤落风尘花柳中⑫。

那杜十娘自十三岁接客,今一十九岁,七年之內,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蕩,破家蕩产而不惜。院中傳出四句口号⑬ 来,道是:

---

①布政——布政使,是掌管一省民政和財政的长官。②庠(香阳 xiáng)——科举时代的府、县学校。③登科——应科举考試及格。④坐监——在国子监讀书。(监生是一种資格,并不是一定要到国子监讀书的。)⑤教坊司——妓院。⑥名姬——有名的妓女。⑦这两句說:两条眉毛画得象青青的远山(古代女子化妆,用青黑色画眉),一对眼睛明亮得象澄清的秋水。⑧蓮萼(俄去 è)——蓮花的瓣。⑨卓氏文君——西汉时人,她是个聪明勇敢的女子,和文学家司馬相如自由結合。⑩樊素——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家里的歌女。白居易曾有"樱桃樊素口"的詩句。⑪无瑕(下阳 xiá)玉——沒有斑点的宝玉。⑫这句說:不幸落入妓院里。⑬口号——顺口溜。

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筲之量飲千觴①；

院中若識杜老美，千家粉面②都如鬼。

却說李公子，风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把花柳情怀③，一担儿挑在他身上。那公子俊俏龐儿④，溫存性儿，又是撒漫的手儿⑤，帮衬的勤儿⑥，与十娘一双两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鴇儿⑦貪財无义，久有从良⑧之志；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奈李公子惧怕老爷，不敢应承。虽則如此，两下情好愈密，朝欢暮乐，終日相守，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⑨，各无他志。眞个：

恩深似海恩无底，义重如山义更高。

再說杜媽媽女儿，被李公子占住，别的富家巨室，聞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时李公子撒漫用錢，大差大使，媽媽胁肩諂笑⑩，奉承不暇。日往月来，不觉一年有余，李公子囊篋漸漸空虛，手不应心，媽媽也就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儿子嫖院，几遍写字来喚他回去。他迷恋十娘顏色，終日延挨。后

---

①斗筲之量——不大的酒量。觴——酒杯。　②粉面——年青的女子。　③花柳情怀——迷恋美色的心情。④龐儿——臉容。　⑤撒漫的手儿——大量用錢，毫不計較。　⑥帮衬的勤儿——慣会献殷勤，不怕麻煩。　⑦鴇（包上 bǎo）儿——妓女的假母。　⑧从良——妓女嫁人。⑨海誓山盟——和山一样重、海一样深，終身相爱的誓言。⑩胁肩諂（产上 chǎn）笑——縮縮肩膀，奉承地笑笑。（形容巴結人的丑态。）

来聞知老爷在家发怒，越不敢回。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尽而疏。"那杜十娘与李公子眞情相好，見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媽媽也几遍教女儿打发李甲出院，見女儿不統口①，又几遍将言語触突②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子性本溫克③，詞气愈和。媽媽沒奈何，日逐只将十娘叱④罵道："我們行戶人家⑤，吃客穿客，前門送旧，后門迎新，門庭鬧如火，錢帛堆成垛。自从那李甲在此，混帳⑥一年有余，莫說新客，連旧主顾都断了，分明接了个钟馗老⑦，連小鬼也沒得上門。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气无烟，成什么模样！"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住，便回答道："那李公子不是空手上門的，也曾費过大錢来。"媽媽道："彼一时，此一时，你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儿，把与老娘办些柴米，养你两口也好。別人家养的女儿便是搖錢树，千生万活；偏我家晦气，养了个退財白虎⑧，开了大門，七件事般般⑨都在老身心上。倒替你这小賤人白白养着穷汉，教我衣食从何处来？你对那穷汉說：有本事出几两銀子与我，到得你跟了他去，

①統口——答应。 ②触突——冒犯。 ③溫克——溫和謙恭。 ④叱（池去chì）——大声吆喝。 ⑤行戶人家——妓院。 ⑥混帳——胡搞。 ⑦钟馗（亏阳kuí）老——傳說中唐朝的进士，为人正直，死后做了神，专捉小鬼来吃。 ⑧白虎——使人晦气的星宿（休去xiù），这是旧时迷信的說法。 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一件件。

我别討个丫头过活却不好？”十娘道：“媽媽，这話是眞是假？”媽媽曉得李甲囊无一錢，衣衫都典①尽了，料他沒处設法。便应道：“老娘从不說謊，当眞哩。”十娘道：“娘，你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别人，千把銀子也討了，可怜那穷汉出不起，只要他三百两，我自去討一个粉头②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与我。左手交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銀时，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孤拐③，打那光棍出去。那时莫怪老身！”十娘道：“公子虽在客边乏鈔④，諒三百金还措办得来。只是三日忒⑤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这穷汉一双赤手，便限他一百日，他哪里来銀子。沒有銀子，便铁皮包臉，料也无顏上門。那时重整家风，美儿也沒得話讲。”答应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十日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十娘道：“若十日內无銀，料他也无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两銀子，媽媽又翻悔起来。”媽媽道：“老身年五十一岁了，又奉斗斋⑥，怎敢說謊？不信时与你拍掌为定。若翻悔时，做猪做狗。”

从来海水斗难量，可笑虔婆⑦意不良；

---

①典——用东西抵押借錢。　②粉头——妓女。
③孤拐——脚踝骨。　④鈔——明朝有“大明宝鈔”。
⑤忒（特去 tè）——太。　⑥斗斋——一种吃素拜佛的迷信仪式。　⑦虔（千阳 qián）婆——賊婆，龟婆。

料定穷儒①囊底竭，故将財礼难②嬌娘。

是夜③，十娘与公子在枕边，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非无此心。但教坊落籍④，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十娘道："妾已与媽媽議定只要三百金，但須十日內措办⑤。郎君游資虽罄⑥，然都中岂无亲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数，妾⑦身遂为君之所有，省受虔婆之气。"公子道："亲友中为我留恋行院⑧，都不相顾。明日只做束装起身，各家告辞，就开口假貸路費，凑聚将来，或可滿得此数。"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門。十娘道："用心作速，专听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公子出了院門，来到三亲四友处，假說起身告别，众人倒也欢喜。后来叙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言道："說着錢，便无緣。"亲友們就不招架⑨。他們也見得是，道李公子是风流浪子，迷恋烟花⑩，年許⑪不归，父亲都为他气坏在家。他今日斗然要回，未知眞假。倘或說騙盘纏⑫到手，又去还脂粉錢，父亲知道，将好意翻成恶意，始終只是一怪，不如辞了干淨。便回道："目今

---

①穷儒（如阳 rú）——貧穷的讀书人。　②难（南去 nàn）——使人为难。　③是夜——这夜。　④落籍——在册子上除掉名字，这里說給妓女贖身。　⑤措办——把款項筹好。　⑥罄（青去 qìng）——尽。　⑦妾——古代妇女自称。　⑧行院——妓院。　⑨招架——理睬，照应。　⑩烟花——妓女。　⑪年許——一年左右。　⑫盘纏——路費。

正值空乏，不能相济，惭愧！惭愧！”人人如此，个个皆然①，并沒有个慷慨丈夫，肯統口許他一十、二十两。李公子一連奔走了三日，分毫无获，又不敢回决十娘，权且含糊答应。到第四日又沒想头，就羞回院中。平日間有了杜家，連下处②也沒有了，今日就无处投宿。只得往同乡柳监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③，問其来历。公子将杜十娘愿嫁之情，备細說了。遇春搖首道：“未必，未必。那杜美曲中④第一名姬，要从良时，怕沒有十斛⑤明珠，千金聘礼。那鴇儿如何只要三百两？想鴇儿怪你无錢使用，白白占住他的女儿，設計打发你出門。那妇人与你相处已久，又碍却面皮，不好明言。明知你手內空虛，故意将三百两卖个人情，限你十日。若十日沒有，你也不好上門。便上門时，他会說你笑你，落得一場褻瀆⑥，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烟花逐客之計。足下⑦三思，休被其惑。据弟愚意，不如早早开交⑧为上。”公子听說，半晌⑨无言，心中疑惑不定。遇春又道：“足下莫要錯了主意。你若眞个还乡，不多几两盘費，还有人搭救。若是要三百两时，莫說十日，就是十个月

①然——这样。　②下处——住宿的地方。　③愁容可掬——形容滿面都是忧愁的神色。“可掬”是說可以用两手捧出来。　④曲中——妓院中。　⑤斛（呼阳 hú）——五斗。　⑥褻（写去 xiè）瀆——輕蔑，污辱。　⑦足下——对人的敬称。　⑧开交——分开。　⑨半晌（商上 shǎng）——好一会时間。

也难。如今的世情，哪肯顾緩急①二字的。那烟花也算定你沒处告債，故意設法难你。”公子道：“仁兄所見良②是。”口里虽如此說，心中割舍不下。依旧又往外边东央西告，只是夜里不进院門了。公子在柳监生寓中，一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

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进院，十分着紧③，就叫小厮④四儿街上去寻。四儿寻到大街，恰好遇見公子。四儿叫道：“李姐夫，娘在家里望你。”公子自觉无顏，回复道：“今日不得功夫，明日来罢。”四儿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死也不放。道：“娘叫咱寻你。是必同去走一遭。”李公子心上也牵挂着十娘，沒奈何，只得随四儿进院。見了十娘，默默无言。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泪来。十娘道：“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之数么？”公子含泪而言，道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果然开口告人难。

一連奔走六日，并无銖两⑤，一双空手，羞見芳卿⑥，故此这几日不敢进院。今日承命呼喚，忍耻而来，非某⑦不用心，实是世情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虔

---

①緩急——急需帮助。（緩字沒有意义。） ②良——很。 ③着紧——着急。 ④小厮——童儿。 ⑤銖两——极少的一点銀子。（一銖等于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⑥芳卿——对亲爱的女子的称呼。 ⑦某——这里是李甲自称。

婆知道。郎君今夜且住，妾别有商議。”十娘自备酒肴，与公子欢飲。睡至半夜，十娘对公子道：“郎君果不能办一錢耶①？妾終身之事，当如何也？”公子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語。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臥絮褥內藏有碎銀一百五十两，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謀其半，庶易②为力。限只四日，万勿迟誤。”十娘起身将褥付公子，公子惊喜过望。喚童儿持褥而去。徑③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来之情与遇春說了。将褥拆开看时，絮中都裹着零碎銀子，取出兌时果是一百五十两。遇春大惊道：“此妇眞有心人也。既系眞情，不可相負④。吾当代为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玉成⑤，决不有負。”当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出头各处去借貸。两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两交付公子道：“吾代为足下告債，非为足下，实怜杜十娘之情也。”

李甲拿了三百两銀子，喜从天降，笑逐顏开，欣欣然来見十娘，剛是第九日，还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难借，今日如何就有一百五十两？”公子将柳监生事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⑥道：“使吾二人得遂其愿者，柳君之力也。”两个欢天喜地，又在院中过了一晚。次日，十娘早起，对李甲道：

---

①这句說：您当眞筹不到一些錢嗎？　②庶易——才容易。　③徑——一直。　④負——对不住。　⑤玉成——帮助完成。　⑥以手加額——表示庆賀。

"此銀一交，便当随郎君去矣。舟車之类，合当①預备。妾昨日于姊妹中借得白銀二十两，郎君可收下为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无出，但不敢开口，得銀甚喜。說犹未了，鴇儿恰来敲門叫道："美儿，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聞叫，启戶相延②道："承媽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将銀三百两放在桌上。鴇儿不料公子有銀，默然变色，似有悔意。十娘道："儿在媽媽家中八年，所致金帛③，不下④数千金矣。今日从良美事，又媽媽亲口所訂，三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过期。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郎君持銀去，儿即刻自尽。恐那时人財两失，悔之无及也。"鴇儿无詞以对，腹內筹画了半晌，只得取天平兌准了銀子，說道："事已如此，料留你不住了。只是你要去时，即今就去。平时穿戴衣飾之类，毫厘休想。"說罢，将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討鎖来就落了鎖。此时九月天气。十娘才下床，尚未梳洗，随身旧衣，就拜了媽媽两拜。李公子也作了一揖。一夫一妇，离了虔婆大門。

鯉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头再不来。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时："我去喚个小轎抬你，权⑤往柳荣卿寓所去，再作道理。"十娘道："院中諸姊妹平昔相厚⑥，理宜話別。况前日又承他借貸路

①合当——应当。 ②启戶——开門。延——邀請。③所致——賺到的。 金帛——金銀財物。帛是絲織品的总称。 ④不下——不少于。 ⑤权——姑且。 ⑥平昔——平日。相厚——互相要好。

費，不可不一謝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处謝別。姊妹中惟謝月朗、徐素素与杜家相近，尤与十娘亲厚。十娘先到謝月朗家。月朗見十娘禿髻①旧衫，惊問其故。十娘备述②来因。又引李甲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資，是此位姐姐所貸，郎君可致謝。”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来家相会。十娘梳洗已毕，謝、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鈿金釧③，瑤簪宝珥④，錦袖花裙，鸞带綉履，把杜十娘装扮得煥然一新，备酒作庆賀筵席。月朗让臥房与李甲杜美二人过宿。次日，又大排筵席，遍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无不毕集。都与他夫妇把盞称喜。吹彈歌舞，各逞⑤其长，务要尽欢。直飲至夜分。十娘向众姊妹一一称謝。众姊妹道：“十姊为风流領袖，今从郎君去，我等相見无日。何日长行，姊妹們尙当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妹当来相报。但阿姊千里間关⑥，同郎君远去，囊篋蕭条，曾无約束⑦，此乃吾等之事。当相与共謀之，勿令姊有穷途之慮也。”众姊妹各唯唯⑧而散。

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家。至五鼓，十娘对公

---

①禿髻——发髻上沒有插戴首飾。②备述——詳細說明。③翠鈿——嵌翡翠的首飾。金釧——金鐲。④瑤簪——玉簪。宝珥——鑲珠宝的耳环。⑤逞（成上chěng）——表現。⑥間关——行程輾轉。⑦曾无約束——沒有可以捆扎的东西（行李、細軟）。⑧唯（为上wěi）唯——答应的声音。

子道:“吾等此去,何处安身?郎君亦曾計議有定着①否?”公子道:“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②,反致相累。輾轉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天性,岂能終絕。既然仓猝难犯③,不若与郎君于苏杭④胜地,权作浮居⑤。郎君先回,求亲友与尊大人⑥面前劝解和順,然后携妾于归⑦,彼此安妥。”公子道:“此言甚当。”次日,二人起身辞了謝月朗,暫往柳监生寓中,整頓行装。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异日我夫妇必当重报。”遇春慌忙答礼道:“十娘钟情所欢⑧,不以貧窶⑨易心,此乃女中豪杰。仆因风吹火⑩,諒区区⑪何足挂齿!”三人又飲了一日酒。次早,擇了出行吉日,雇倩⑫轎馬停当。十娘又遣童儿寄信,别謝月朗。临行之际,只見肩輿⑬紛紛而至,乃謝月朗与徐素素拉众姊妹来送行。月朗道:“十姊从郎君千里間关,囊中消索⑭,吾等甚不能忘情。今合具薄贐⑮,十姊可

---

①定着——确定的办法。 ②不堪——令人受不住。 ③仓猝(粗去 cù)——匆忙之間。难犯——未便冒犯。 ④苏杭——江苏省苏州市和浙江省杭州市。 ⑤浮居——暂时寄居。 ⑥尊大人——称呼对方的父亲。 ⑦于归——嫁到男家。 ⑧钟情所欢——一心一意爱着对方。 ⑨貧窶(居上 jǔ)——貧穷。全語說:不因为对方穷就变心。 ⑩因风吹火——比喻不費力气。 ⑪諒——想来。区区——細小的事。 ⑫倩(千去 qiàn)——請人。 ⑬肩輿(魚阳 yú)轎子。 ⑭消索——空乏。 ⑮贐——临别时贈送的礼物。

檢收，或长途空乏，亦可少助。”說罢，命从人挈一描金文具①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么东西在里面。十娘也不开看，也不推辞，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②，輿馬齐集，仆夫催促起身。柳监生三杯别酒，和众美人送出崇文門③外，各各垂泪而别。正是：

他日重逢难預必④，此时分手最堪怜。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⑤，舍陆从舟，却好有瓜洲⑥差使船轉回之便，讲定船錢，包了艙口。比及下船时，李公子囊中并无分文余剩。你道杜十娘把二十两銀子与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嫖得衣衫藍縷⑦，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⑧中取贖几件穿着，又制办了鋪盖，剩来只够轎馬之費。公子正当愁悶，十娘道：“郎君勿忧，众姊妹合贈，必有所济。”乃取鑰开箱。公子在旁自觉慚愧，也不敢窺覷⑨箱中虛实。只見十娘在箱里取出一个紅絹袋来，擲于桌上道：“郎君可开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觉得沉重。启而观之，皆是白銀，計数整五十两。十娘仍将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对公子道：“承众姊

---

①挈（切去qiè）——用手提着。文具——小箱子。②須臾（魚阳 yú）——一会儿。③崇文門——北京內城南面左边的一座城門。④預必——預先肯定。⑤潞河——大运河的北端（在北京市通县），旧时从北京南下，在这里开始乘船。⑥瓜洲——在現在江苏省揚州市南，是长江和大运河交会的地方。⑦藍縷——破破烂烂。⑧解庫——典当鋪。⑨窺覷（区去 qù）——偷看。

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吳越間①，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費②矣。”公子且惊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乡，死无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头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③，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撫慰，一路无話。

不一日，行至瓜洲，大船停泊岸口。公子别雇了民船，安放行李。約明日侵晨④，剪江⑤而渡。其时仲冬⑥中旬，月明如水，公子和十娘坐于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困守一艙之中，四顾有人，未得暢語。今日独据一舟，更无避忌。且已离塞北⑦，初近江南，宜开怀暢飲，以舒向来抑郁之气⑧，恩卿以为何如？”十娘道：“妾久疏談笑，亦有此心，郎君言及，足見同志耳。”公子乃携酒具于船首，与十娘鋪毡并坐，傳杯交盞。飲至半酣⑨，公子执卮⑩对十娘道：“恩卿妙音，六院⑪推首。某相遇之初，每聞絕調⑫，輒⑬不禁神魂之飞动。心事多違⑭，彼此郁郁，鸞鳴凤奏⑮，

---

①吳越間——苏、杭一带。 ②佐——帮助。山水之費——游山玩水的費用。 ③往事——过去的事。 ④侵晨——天才亮的时候。 ⑤剪江——横穿江面。 ⑥仲冬——农历十一月。 ⑦塞（賽去 sài）北——这里指的是北方。 ⑧抑郁之气——愁悶之气。 ⑨半酣（寒阴 hān）——半醉。 ⑩卮（支阴 zhī）——酒杯。 ⑪六院——所有的妓院。 ⑫絕調——絕妙的歌声。 ⑬輒（哲阳 zhé）——常是。 ⑭心事多違——好些事情都不如意。 ⑮鸞鳴凤奏——好听的歌曲。

久矣不聞。今清江明月，深夜无人，肯为我一歌否？”十娘兴亦勃发，遂开喉頓嗓，取扇按拍，嗚嗚咽咽，歌出元人施君美①《拜月亭》杂剧上“状元执盏与婵娟”一曲，名《小桃紅》②。眞个：

声飞霄汉③云皆駐，响入深泉魚出游。

却說他舟④有一少年，姓孙名富，字善賚，徽州新安⑤人氏。家資巨万，积祖揚州种盐⑥。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风流，慣向青楼⑦买笑，紅粉追欢，若嘲风弄月⑧，倒是个輕薄的头儿。事有偶然，其夜亦泊舟瓜洲渡口，独酌无聊。忽听得歌声嘹亮，凤吟鸞吹，不足喻其美。起立船头，佇听⑨半晌，方知声出邻舟。正欲相訪，音响倏⑩已寂然。乃遣仆者潜窥踪迹，訪于舟人。但曉得是李相公雇的船，并不知歌者来历。孙富想道：“此歌者必非良家，怎生⑪得他一見？”輾轉寻思，通宵不寐。挨至五更，忽聞江风大作。及曉，彤云⑫密布，狂雪飞舞。怎見得，有詩为证：

---

①施君美——元朝戏曲家，他写有《拜月亭》戏文，又名《幽閨記》（和关汉卿写的《拜月亭》杂剧不同）。　②《小桃紅》——一种曲牌。　③霄汉——天空。　④他舟——别的船上。　⑤徽州新安——現在安徽省歙（西去xì）县。⑥积祖——祖傳。种盐——做盐商。　⑦青楼——妓院。⑧嘲风弄月——指的是玩弄妓女。　⑨佇（朱去zhù）——长时間站着。　⑩倏（书去shù）——忽然。　⑪怎生——怎么样。　⑫彤（通阳tóng）云——濃云。

千山云树灭，万徑人踪絕；扁舟蓑笠翁，独釣寒江雪。

因这风雪阻渡，舟不得开。孙富命艄公①移船，泊于李家舟之旁。孙富貂帽狐裘，推窗假作看雪。值十娘梳洗方毕，纤纤玉手，揭起舟旁短帘，自潑盂中殘水，粉容微露，却被孙富窺見了，果是国色天香。魂搖心蕩，凝眸②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杳③不可得。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高学士④《梅花詩》二句，道：

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来。

李甲听得邻舟吟詩，舒头出艙，看是何人。只因这一看，正中了孙富之計。孙富吟詩，正要引李公子出头，他好乘机攀話。当下慌忙举手，就問："老兄尊姓何諱⑤？"李公子叙了姓名乡貫，少不得也問那孙富。孙富也叙过了。又叙了些太学中的閑話，漸漸亲热。孙富便道："风雪阻舟，乃天遣与尊兄相会，实小弟之幸也。舟次⑥无聊，欲同尊兄上岸，就酒肆中一酌，少領清誨⑦，万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⑧，何当厚扰？"孙富道："說哪里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喝教艄公打跳⑨，童儿張伞，迎接公子过船，就

①艄公——船上掌舵的人。②凝眸（謀阳 móu）——集中目力。 ③杳（要去 yào）——无影无声。 ④高学士——明朝詩人高启。 ⑤何諱——叫什么名字。 ⑥舟次——住在船里。 ⑦少領清誨（灰去 huì）——能够略略听到您的高論。 ⑧萍水——比方偶然会面。 ⑨打跳——安放跳板。

于船头作揖。然后让公子先行，自己随后，各各登跳上涯①。行不数步，就有个酒楼，二人上楼，拣一副洁净座头，靠窗而坐。酒保列上酒肴。孙富举杯相劝，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②，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过来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③，一发④成相知了。孙富屏去左右⑤，低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正要卖弄在行⑥，遂实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孙富道："既系曲中姊妹，何以归兄？"公子遂将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后来如何要嫁，如何借銀討他，始末根由，备細述了一遍。孙富道："兄携丽人而归，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公子道："賤室⑦不足慮。所慮者，老父性严，尚費躊躇⑧耳。"孙富将机就机，便問道："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兄所携丽人，何处安頓？亦曾通知丽人，共作計較否？"公子攢眉⑨而答道："此事曾与小妾議之。"孙富欣然問道："尊寵⑩必有妙策。"公子道："他意欲侨居苏杭，流連⑪山水。使小弟先

---

①上涯（牙阳 yá）——上岸。　②斯文中套話——讀书人的客套話。　③入港——对了劲儿。　④一发——更加。　⑤屏（兵上 bǐng）去——退去。左右——跟随的人。⑥在行——內行。　⑦賤室——对人称呼自己的妻子。（李甲指他的大老婆。）　⑧躊躇（抽阳 初阳 chóuchú）——拿不定主意。　⑨攢眉——皺攏眉头。　⑩尊寵——称呼对方的小老婆。　⑪流連——尽情賞玩。

回，求亲友宛轉于家君①之前。俟家君回嗔②作喜，然后图归，高明以为何如？”孙富沉吟半晌，故作愀然③之色，道：“小弟乍会④之間，交淺言深，誠恐見怪。”公子道：“正賴高明指教，何必謙逊？”孙富道：“尊大人位居方面⑤，必严帷薄⑥之嫌，平时既怪兄游非礼之地，今日岂容兄娶不节之人？况且賢亲貴友，誰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兄枉去求他，必然相拒。就有个不識时务的进言于尊大人之前，見尊大人意思不允，他就轉口了。兄进不能和睦家庭，退无詞以回复尊寵。即使留連山水，亦非长久之計。万一資斧⑦困竭，岂不进退两难！”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时費去大半，說到資斧困竭，进退两难，不觉点头道是。孙富又道：“小弟还有句心腹之談，兄肯俯听否？”公子道：“承兄过爱，更求尽言。”孙富道：“疏不間亲⑧，还是莫說罢。”公子道：“但說何妨。”孙富道：“自古道：‘妇人水性无常。’况烟花之輩，少眞多假。他既系六院名姝⑨，相識定满天下；或者南边原有旧約，借兄之力，挈带而来，以为他适⑩之地。”

---

①家君——对人称呼自己的父亲。 ②回嗔（陈阴chēn）——消除憤怒。 ③愀（巧上qiǎo）然——忧愁的样子。 ④乍会——初会。 ⑤位居方面——做一省的最高級长官。 ⑥帷薄——帐幕和帘子，指的是人家的內室，这个短語說：一定严厉反对把妓女娶回家里。 ⑦資斧——旅費。 ⑧疏不間亲——生疏的人不能挑撥亲人之間的关系。 ⑨名姝（书阴 shū）——有名的姑娘。 ⑩他适——往别处去。

公子道:"这个恐未必然。"孙富道:"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輕薄,兄留丽人独居,难保无踰墙钻穴①之事。若挈之同归,愈增尊大人之怒。为兄之計,未有善策。况父子天倫②,必不可絕。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內必以兄为浮浪不經③之人。异日④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⑤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⑥也!"

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⑦問計:"据高明之見,何以教我?"孙富道:"仆⑧有一計,于兄甚便。只恐兄溺枕席之爱,未必能行,使仆空費詞說耳!"公子道:"兄誠⑨有良策,使弟再睹家园之乐,乃弟之恩人也。又何憚⑩而不言耶?"孙富道:"兄飘零岁余,严亲怀怒,閨閣⑪离心,設身以处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时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过为迷花恋柳,揮金如土,异日必为弃家蕩产之人,不堪承继家业耳。兄今日空手而归,正触其怒。兄倘能割衽席之爱,見机而作,仆愿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报尊大人,只說在京授館⑫,并不曾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相

---

①踰墙钻穴——跳墙、穿洞。指的是勾引人家的妇女。
②天倫——家属关系。
③浮浪不經——放蕩沒有規矩。
④异日——将来。
⑤同袍——同伴們。
⑥熟思——細想。
⑦移席——移过座位去。
⑧仆——自己謙称。
⑨誠——果真。
⑩何憚(但去 dàn)——害怕什么。
⑪閨閣——指的是李甲的大老婆。
⑫授館——教书。

信。从此家庭和睦，当无間言①。須臾之間，轉禍为福。兄請三思，仆非貪丽人之色，实为兄效忠于万一也！”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本心惧怕老子，被孙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聞兄大教，頓开茅塞②。但小妾千里相从，义难頓絕③，容④归与商之。得其心肯，当奉复耳。”孙富道：“說話之間，宜放婉曲。彼旣忠心为兄，必不忍使兄父子分离，定然玉成兄还乡之事矣。”二人飲了一回酒，风停雪止，天色已晚。孙富敎家童算还了酒錢，与公子携手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

却說杜十娘在舟中，擺設酒果，欲与公子小酌，竟日⑤未回，挑灯以待。公子下船，十娘起迎。見公子顏色匆匆，似有不乐之意，乃滿斟热酒劝之。公子搖首不飲，一言不发，竟自床上睡了。十娘心中不悅⑥，乃收拾杯盘，为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怀抱郁郁如此？”公子叹息而已，終不启口。問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决不下⑦，坐于床头而不能寐⑧。到夜半，公子醒来，又叹一口气。十娘道：“郎君有何难言之事，頻頻⑨叹息？”公

---

①間（肩去 jiàn）言——閑話。②頓开茅塞——立刻醒悟了。③頓絕——立刻断絕。④容——让（我）。⑤竟日——整天。⑥悅（月去 yuè）——高兴。⑦委决不下——疑惑不定。⑧寐（每去 mèi）——睡。⑨頻頻——連連地。

子拥被而起，欲言不語者几次，扑簌簌掉下泪来。十娘抱持公子于怀間，軟言撫慰道："妾与郎君情好，已及二載①，千辛万苦，历尽艰难，得有今日。然相从数千里，未曾哀戚②。今将渡江，方图百年欢笑，如何反起悲伤，必有其故。夫妇之間，死生相共，有事尽可商量，万勿諱③也。"公子再四被逼不过，只得含泪而言道："仆天涯穷困，蒙恩卿不弃，委曲相从，誠乃莫大之德也。但反复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于礼法，况素性方严，恐添嗔怒，必加黜逐④。你我流蕩，将何底止⑤？夫妇之欢难保，父子之倫又絕。日間蒙新安孙友邀飲，为我筹及此事，寸心如割。"十娘大惊道："郎君意将如何？"公子道："仆事內之人，当局而迷⑥。孙友为我画一計頗善，但恐恩卿不从耳！"十娘道："孙友者何人？計如果善，何不可从？"公子道："孙友名富，新安盐商，少年风流之士也。夜間聞子⑦清歌，因而問及。仆告以来历，并談及难归之故，渠⑧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借口以見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天⑨。但情不能舍，是以悲泣。"說罢，泪如雨下。十娘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为郎君画此計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既得

---

①二載——两年。　②哀戚——悲伤。　③諱——有顾虑不敢說。　④黜逐——驅逐。　⑤将何底止——将要成何了局。　⑥当局而迷——当事人自己看不清楚。　⑦子——您。　⑧渠——他。　⑨所天——丈夫。

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①，发乎情，止乎礼，誠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哪里？”公子收泪道："未得恩卿之諾②，金尚留彼处，未曾过手。”十娘道："明早快快应承了他，不可錯过机会。但千金重事，須得兌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过舟，勿为賈豎子③所欺。”时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灯梳洗道："今日之妝，乃迎新送旧，非比寻常。”于是脂粉香泽④，用意修飾，花鈿綉袄，极其华艳，香风拂拂，光采照人。

装束方完，天色已曉。孙富差家童到船头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話，及早兌足銀子。公子亲到孙富船中，回复依允。孙富道："兌銀易事，須得丽人妝台⑤为信。”公子又回复了十娘，十娘即指描金文具道："可便抬去。”孙富喜甚，即将白銀一千两，送到公子船中。十娘亲自檢看，足色⑥足数，分毫无爽⑦。乃手把船舷，以手招孙富。孙富一見，魂不附体。十娘启朱唇，开皓⑧齿道："方才箱子可暫发来，內有李郎路引⑨一紙，可檢还之也。”孙富視十娘已为甕中之鱉，即命家童送那描金文具，安放船头之上。十娘取钥开鎖，內皆抽屜

---

①行李之累——旅行中的累贅东西。　②諾——应允。　③賈（古上 gǔ）豎子——做买卖的小子。　④香泽——抹头发的香油。　⑤妝台——指的是嫁妝。　⑥足色——十足的成色（指銀子說）。　⑦无爽——不錯。⑧皓（好去 hào）——洁白。　⑨路引——旅行的护照。

小箱。十娘叫公子抽第一层来看，只見翠羽明璫①，瑤簪宝珥，充牣②于中，約值数百金。十娘遽③投之江中。李甲与孙富及两船之人，无不惊詫。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簫金管。又抽一箱，尽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数千金。十娘尽投之于大江中。岸上之人，观者如堵④。齐声道："可惜可惜！"正不知什么緣故。最后又抽一箱，箱中复有一匣。开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⑤。其他祖母綠、猫儿眼⑥，諸般异宝，目所未睹，莫能定其价之多少。众人齐声喝采，喧声如雷。十娘又欲投之于江。李甲不觉大悔，抱持十娘慟哭⑦，那孙富也来劝解。

十娘推开公子在一边，向孙富罵道："我与李郎备尝⑧艰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为谗說⑨，一旦⑩破人姻緣，断人恩爱，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当訴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欢乎！"又对李甲道："妾风尘⑪数年，私有所积⑫，本为終身之計。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⑬。前出都之际，假

①翠羽——翡翠的飾物。明璫——明珠的耳环。②充牣（人去 rèn）——充滿。③遽（居去 jù）——急忙忙地。④如堵（都上 dǔ）——圍得象一座墙。⑤盈把——滿滿一大把。⑥祖母綠、猫儿眼——都是宝石的名称。⑦慟（通去 tòng）哭——大哭。⑧备尝——受够了。⑨讒說——破坏别人相互間感情的話。⑩一旦——一天，一下子。⑪风尘——指的是妓女生活。⑫积——儲蓄。⑬白首不渝——到老不改变。

托众姊妹相赠，箱中韞藏①百宝，不下万金。将潤色②郎君之装，归見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饋③，得終委托④，生死无憾⑤。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于浮議⑥，中道見弃⑦，負妾一片眞心。今日当众目之前，开箱出視，使郎君知区区千金，未为难事。妾櫝⑧中有玉，恨郎眼內无珠。命之不辰⑨，风尘困瘁⑩，甫⑪得脫离，又遭弃捐。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負郎君，郎君自負妾耳！”于是众人聚观者，无不流涕，都唾駡李公子負心薄幸⑫。公子又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持宝匣，向江心一跳。众人急呼捞救。但見云暗江心，波濤滾滾，杳无踪影。可惜一个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于江魚之腹。

三魂渺渺归水府，七魄悠悠入冥途。

当时旁观之人，皆咬牙切齿，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孙富。慌得李孙二人，手足无措，急叫开船，分途遁去。李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轉忆十娘，終日愧悔，郁成狂疾，終身不痊⑬。孙富自那日受惊，得病臥床月

---

①韞（云去 yùn）藏——收藏。　②潤色——使它好看，妆点。　③佐中饋——主持炊事（指的是做妻子）。　④得終委托——能够作为一輩子依靠。　⑤憾（寒去 hàn）——悔恨。　⑥浮議——沒有道理的議論。　⑦中道見弃——半路上将我抛弃。　⑧櫝（都阳 dú）——箱子。　⑨命之不辰——命运不好。　⑩困瘁——困苦疲乏。　⑪甫——剛剛。　⑫薄幸——无情无义。　⑬痊——病愈。



当时旁观之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和那孙富。

余，終日見杜十娘在旁詬駡①，奄奄而逝②。人以为江中之报也。

却說柳遇春在京坐监完滿，束装回乡，停舟瓜步③。偶临江净臉，失墜銅盆于水，覓漁人打捞。及至捞起，乃是个小匣儿。遇春启匣观看，內皆明珠异宝，无价之珍。遇春厚賞漁人，留于床头把玩。是夜梦見江中一女子，凌波④而来，視之，乃杜十娘也。近前万福⑤，訴以李郎薄幸之事。又道："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本意息肩⑥之后，徐图报答。不意事无終始；然每怀盛情，悒悒⑦未忘。早間曾以小匣托漁人奉致，聊表寸心，从此不复相見矣。"言訖⑧，猛然惊醒，方知十娘已死，叹息累日⑨。

后人評論此事，以为孙富謀夺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无足道者。独謂十娘千古女俠，岂不能覓一佳侶，共跨秦楼之凤⑩，乃錯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有詩

---

①詬（狗去gòu）駡——辱駡。 ②奄奄——形容气息微弱。逝——死去。 ③瓜步——瓜洲鎮。 ④凌波——在水面上行走。 ⑤万福——旧时妇女行礼，一边作揖，一边說"万福"。 ⑥息肩——安定。 ⑦悒悒——悶在心里。 ⑧訖——完毕。 ⑨累日——接連好几天。 ⑩共跨秦楼之凤——比方美滿的婚姻。（傳說春秋时代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和丈夫蕭史都喜欢音乐，情投意合，后来一同跨凤升天。）

叹云：

不会风流莫妄談，单单情字費人参①；

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慚。

【說明】 这篇"拟話本"小說，是从《警世通言》里选出来的。

杜十娘是封建社会里最底层的妇女，一个受尽压迫和侮辱的妓女，压在她的头上有封建倫理、封建等級、金錢势力等几座大山；但她还是通过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进行了不断的反抗，并把自己鍛炼成为一个聪明、沉着而又勇敢的女性。可是她所爱恋的李甲，却是一个封建阶級的馴順子孙，他只有依附本阶級才能生存，不能眞正认識杜十娘的高貴情操和純洁心灵，竟在孙富的一派花言巧語之下，出卖了她的身体和爱情。十娘再一次受到非人的侮辱与損害之后，她沒有流一滴泪，沒有表現絲毫的軟弱，她把无比的悲憤化为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高度的輕蔑。她义正辞严地斥責李甲的忘恩負义，揭穿孙富的卑劣无耻，抱着百宝箱跳下大江，用她的宝貴的生命，对封建社会作了一次最庄严的控訴和有力的冲击。

杜十娘的死是悲剧。这个悲剧揭穿了封建社会的层层黑暗；因此杜十娘的形象，几百年来一直活在人們的心里，活在舞台上面。

直接逼死杜十娘的凶手李甲和孙富，在作品中受到群众咬牙切齿的憎恨，也受到应有的懲罰：李甲得了狂疾，終身不痊；孙富受了惊吓，生病死去。这都表达了人民的愿望。

由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使这篇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具有了激动人心的力量。

---

①費人参（餐阴cān）——要人們費心来理解。

刘东山夸技順城門

詩曰：

弱为强所制①，不在形巨細。

蝍蛆带是鉗②，何曾有长喙③！

話說天地間有一物，必有一制，夸不得高，恃不得强。这首詩所言"蝍蛆"是甚么？就是那赤足蜈蚣，俗名"百脚"，又名"百足之虫"。这"带"又是甚么？是那大蛇。其形似带，故得此名。岭南④多大蛇，长数十丈，专要害人。那边地方里居民，家家蓄养蜈蚣，有大尺余者，多放在枕畔或枕中，若有蛇至，蜈蚣便啧啧作声。放他出来，他鞠起腰来，首尾着力一跳，有一丈来高，便搭住在大蛇七寸⑤内，用那铁鈎也似一对鉗来鉗住了，吸他精血，至死方休。这数十丈长、斗来大的东西，反纏死在尺把长、指头大的东西手里，所以古語道："蝍蛆鉗带。"盖謂此也⑥。

---

①制——制伏，压制。 ②这句說：蜈蚣生来就是鉗蛇的。 ③喙（灰去 huì）——嘴。 ④岭南——現在广东、广西一带。 ⑤七寸——蛇身上的要害地方。 ⑥这句說：原来就是說的这事呀。

汉武帝征和①三年，西胡②月支国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新生的小狗，不过比狸猫般大，拖一个黄尾儿。那国使抱在手里来献，武帝見他生得猥瑣③，笑道："此小物，何謂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麟为巨象之王，凤凰为大鹏之宗，亦不在巨細也。"武帝不信，乃对使者說："試叫他发声来朕④听。"使者乃将手一指，此兽舐⑤唇摇首，猛发一声，便如平地上起一个霹靂。两目閃爍⑥，放出两道电光来。武帝登时顛出亢金椅子，急掩两耳，顫一个不住。侍立左右及羽林⑦摆立仗下軍士手中所拿的东西，悉皆震落。武帝不悅⑧，即傳旨意，教把此兽付上林苑⑨中，待虎食之。上林苑令⑩遵旨，只見拿到虎圈边放下，群虎一見，皆縮做一堆，双膝跪倒。上林苑令奏聞，武帝愈怒，要杀此兽，明日連使者与猛兽皆不見了。

猛悍到虎豹，却乃怕此小物。所以人之膂力强

---

①汉武帝——名刘彻，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皇帝，以雄才大略著称。征和——汉武帝的年号，公元前92—公元前90年。　②西胡——西域，汉朝人对敦煌（現在属甘肃省）以西各国的总称。　③猥瑣——瘦小。　④朕（眞去 zhèn）——皇帝自称。　⑤舐——舔。　⑥閃爍（說去 shuò）——形容光亮动摇不定。　⑦左右——随从人員。羽林——皇帝的禁卫軍。　⑧悅（月去 yuè）——愉快。　⑨上林苑——汉朝的御花园，里面广养禽兽。　⑩令——主管的官。

弱，智术长短，沒个限数。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夸大口。

当时有一个举子①，不記姓名地方。他生得膂力过人，武艺出众，一生豪俠好义，眞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进京会試②，不带仆从，恃着一身本事，鞴③着一匹好馬，腰束弓箭短劍，一鞭独行。一路收拾些雉④兎野味，到店肆中宿歇，便安排下酒。

一日，在山东路上，馬跑得快了，赶过了宿头。至一村庄，天已昏黑，自度⑤不可前进，只見一人家开門在那里，灯光射将出来。举子下馬，一手牵着，挨近看时，只見进了門，便是一大空地。空地上有三四块太湖石叠着，正中有三間正房，有两間廂房。一老婆子坐在中間績麻，听見庭中馬足之声，起身来問。举子高声道："媽媽，小生是失路借宿的。"那老婆子道："官人⑥不方便，老身⑦做不得主。"听他言詞中間，带些凄惨。举子有些疑心，便問道："媽媽，你家男人多在哪里去了？如何独自一个在这里？"老婆子道："老身是个老寡妇，夫亡多年，只有一子，在外做商人去了。"举子道："可有媳妇么？"老婆子蹙着

---

①举子——到京城去应試的讀书人。②会試——科举时代在京城祀部衙門举行的考試。③鞴（杯去 bèi）——在馬匹身上装备鞍子、繮绳等东西。④雉（支去 zhì）——野鸡。⑤度（多去 duò）——料想。⑥官人——旧时妇女对男子的敬称。⑦老身——老妇人自称。

眉头道："是有一个媳妇，賽得过男子，尽挣得家住。只是一身大气力，雄悍异常。且是气性粗急，一句差池①，經不得一指头，擦着便倒。老身虛心冷气，看他眉头眼后，常是不中意，受他凌辱的。所以官人借宿，老身不敢做主。"說罢，泪如雨下。举子听得，不觉双眉倒竪，两眼圓睜道："天下有如此不平之事！恶妇何在？我为尔②除之。"遂把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了，拔出劍来。老婆子道："官人不要太岁③头上动土，我媳妇不是好惹的。他不习女工針指④，每日午飯已毕，便空身走去山里寻几个獐鹿兽兎还家，醃腊起来，卖与客人，得几貫錢。常是一二更天气，才得回来。日逐⑤用度，只靠着他这些，所以老身不敢逆他。"举子按下劍，入了鞘⑥道："我生平专一欺硬怕軟，替人出力。諒⑦一个妇女，到得哪里！旣是媽媽靠他度日，我饒他性命不杀他，只痛打他一頓，教訓他一番，使他改过性子便了。"老婆子道："他将次⑧回来了，只劝官人莫惹事的好。"举子气忿忿的等着。

只見門外一大黑影，一个人走将进来，将肩上叉口⑨也似一件东西，往庭中一摔，叫道："老嬷，快拿

---

①一句差池——一句話不合意。 ②尔(儿上 ěr)——你。 ③太岁——星名，旧时迷信說法，太岁所在的方位是凶方，忌掘土建筑。 ④針指——針綫活。 ⑤日逐——每天。 ⑥鞘——劍套。 ⑦諒——想来。 ⑧将次——将要。 ⑨叉口——很大的麻袋。

火来，收拾行货①。”老婆子战兢兢的道：“是什好物事②呀？”把灯一照，吃了一惊，乃是一个死了的斑斓③猛虎。那举子的馬，在火光里，看見了死虎，惊跳不住起来。那妇女看見，便道：“此馬何来？”举子暗里看时，却是一个黑长妇人。見他模样，又背了个死虎来，忖④道：“也是个有本事的。”心里就有几分惧他。忙走去带开了馬，縛住了，走向前道：“小子是失路的举子，赶过宿头，幸到宝庄⑤，見門尚未合，斗胆求借一宿。”那妇人笑道：“老嬷好不曉事！既是貴人，如何更深时候，叫他在露天立着？”指着死虎道：“賤婢⑥今日山中，遇此潑花团⑦，爭持多时，才得了当。归得迟些，有失主人之礼，貴人勿罪！”举子見他語言爽快，礼度周全，暗想也不是不可化誨⑧的。連应道：“不敢，不敢。”妇人走进堂，提一把椅来，对举子道：“該請进堂里坐，只是姑媳两人，都是女流，男女不可相混，屈在廊下一坐。”复又掇⑨張桌来，放在面前，点个灯来安下。然后下庭中来，双手提了死虎，到厨下去了。須臾⑩之間，燙了一壶热酒，托出一个

---

①行（航阳 háng）貨——討厌的东西。（本是駡人的話，这里却是反用。） ②物事——东西。 ③斑斓——有五彩花紋的。 ④忖——思量。 ⑤宝庄——对人家村庄的敬称。 ⑥賤婢——旧时妇女自称。 ⑦潑花团——指的是猛虎。“潑”是“凶猛”的意思。“花团”也可作“毛团”。 ⑧化誨（灰去 huì）——教育。 ⑨掇（多阳 duó）——搬起。 ⑩須臾（魚阳 yú）——一会儿。

大盘来，內有热腾腾的一盘虎肉、一盘鹿脯①，又有些腌腊雉兔之类五六碟，道："貴人休嫌輕亵則个②！"举子見他殷勤，接了自斟自飲。須臾間酒尽肴③完，举子拱手道："多謝厚款④！"那妇人道："惶愧，惶愧。"便将盘子来收拾桌上碗盞。举子乘間⑤便說道："看娘子如此英雄，举止恁地⑥賢明，怎么尊卑分上觉得欠些个？"那妇人将盘一搠⑦，且不收拾，怒目道："适間老死魅⑧曾对貴人說些什么話？"举子忙道："这是不曾，只是看見娘子称呼詞色之間，甚觉輕倨⑨，不象个婆媳妇道理。及見娘子待客周全，才能出众，又不象个不近道理的，故此好言相問一声。"

那妇人見說，一把扯了举子的衣袂⑩，一只手移着灯，走到太湖石边来道："正好告訴一番。"举子一时間挣扎不脫，暗道："等他說得沒理时，算計打他一頓。"只見那妇人倚着太湖石，就在石上拍拍手道："前日有一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是我不是？是他不是？"道罢，便把一个食指向石上一划道："这是一件了。"划了一划，只見那石皮乱爆起来，已自摳⑪去了

---

①脯——肉干。　②輕亵（写去 xiè）——慢待，不尊重。則个——句末加强語气的助詞。　③肴（要阳 yáo）——熟的肉类。　④厚款——丰盛的招待。　⑤乘間（肩去 jiàn）——趁机会。　⑥恁（人去 rèn）地——这样的。　⑦一搠（說去 shuò）——用力一推。　⑧适間——剛才。老死魅——老死鬼。（駡人的話。）　⑨輕倨——傲慢。　⑩袂（每去 mèi）——袖子。　⑪摳（口阴 kōu）——挖去。

一寸有余深，連連数了三件，划了三划，那太湖石上便似錐子凿成一个“川”字，斜看来又是“三”字，足足皆有寸余，就象个刻的一般。那举子惊得渾身汗出，滿面通紅，連声道：“都是娘子的是。”把一片要与他分个皂白①的雄心，好象一桶雪水对头一淋，气也不敢抖了。妇人說罢，擎起一張筐床②来与举子自睡，又替他喂好了馬，却走进去与老婆子关了門，息了火睡了。举子一夜无眠，叹道：“天下有这等大力的人，早是不曾与他交手，不然性命休矣！”等到天明，鞴了馬，作謝了，再不說一句別的話，悄然去了。自后收拾了好些威风，再也不去惹閑事管，也只是怕逢着剛强似他的吃了亏。今日說一个恃本事、說大話的，受了好些惊恐，惹出一場話柄来。正是：

虎为百兽尊，百兽伏不动；

若逢獅子吼③，虎又全沒用。

話說国朝嘉靖④年間，直隶河間府交河县⑤，一人姓刘名嶅，叫做刘东山，在北京巡捕衙門⑥里当一个緝捕軍校⑦的头。此人有一身好本事，弓馬熟嫻⑧，发矢再无空落，人号他“連珠箭”。随你异常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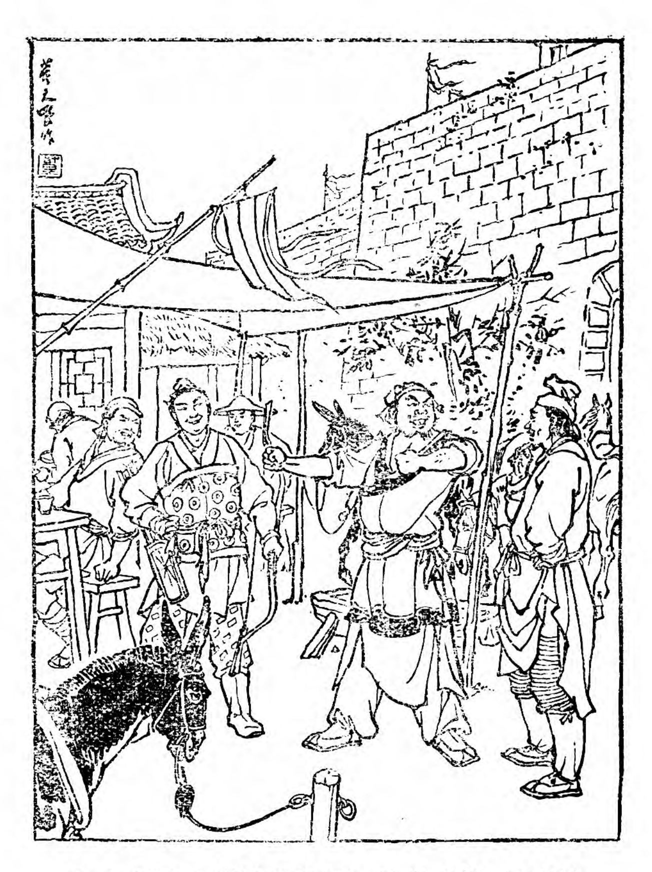
①分个皂白——弄清是非。　②筐床——簡单的床。③吼(后上 hǒu)——兽大声叫。　④国朝——本朝，这里指的是明朝。嘉靖——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公元1522—1566年。　⑤交河县——現在属河北省。　⑥北京巡捕衙門——当时掌管搜捕“盜賊”、疏通街道沟渠等事的官署。⑦緝捕軍校——搜捕“盜賊”的軍士。　⑧熟嫻——熟练。

盜，逢着他便如瓮中捉鱉，手到拿来，因此也积攢得有些家事①。年三十余，觉得心里不耐煩做此道路，告脫②了，在本县去別尋生理③。

一日，冬底殘年，赶着驴馬十余头，到京师④轉卖，約卖得一百多两銀子。交易完了，至順城門（即宣武門⑤）雇騾归家。在騾馬主人⑥店中，遇見一个邻舍張二郎入京来，同在店买飯吃。二郎問道："东山何往？"东山把前事說了一遍，道："而今在此雇騾，今日宿了，明日走路。"二郎道："近日路上好难行！良乡郑州一带，盜賊出沒，白日劫人。老兄带了許多銀子，沒个做伴，独来独往，只怕着了道儿⑦，須放仔細些！"东山听罢，不觉須眉开动，唇齿奋揚，把两只手捏了拳头，做一个开弓的手势，哈哈大笑道："二十年間，張弓簇箭，不曾撞个对手。今番收場买卖，定不到得折本。"店中滿座听見他高声大喊，尽回头来看，也有問他姓名的，道："久仰，久仰！"二郎自觉有些失言，作別出店去了。

东山睡到五更，把头梳洗結束了，将銀子緊縛裹肚內，扎在腰間。肩上挂一張弓，衣外跨一把刀，两膝下⑧藏矢二十簇，拣一个高大的健騾，騰地騎上，

①家事——家产。 ②告脫——請求退职。 ③生理——生計。 ④京师——京城。 ⑤宣武門——北京內城的一座城門。 ⑥主人——买卖的中間人。 ⑦着了道儿——中了圈套。 ⑧两膝下——一对裹腿里面。



东山听罢，不觉須眉开动，唇齿奋揚，把两只手揑了拳头，做一个开弓的手势，哈哈大笑。

一鞭前走。走了三四十里，来到良乡。只見后头有一人奔馬赶来，過着东山的驟，便按轡少駐①。东山举目覷②他，却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美少年，且是打扮得好！但見：

黄衫毡笠，短劍长弓。箭房中新矢二十余枝，馬額上紅纓一大簇。裹腹鬧装③灿烂，是个白面郎君；随人紧轡嘶，好匹高头駿骑！

东山正在顾盼之际，那少年遙叫道："我們一起走路則个。"就向东山拱手道："造次④行途，愿聞高姓大名？"东山答道："小可⑤姓刘名嶔，别号东山，人只叫我是刘东山。"少年道："久仰先輩⑥大名，如雷貫耳⑦，小人有幸相遇。今先輩欲何往？"东山道："小可要回本籍交河县去。"少年道："恰好，恰好。小人家住临淄⑧，也是旧族子弟，幼年頗曾讀书，只因性好弓馬，把书本丟了。三年前带了些資本，往京貿易，頗得些利息。今欲归家婚娶，正好与先輩作伴，同路行去，放胆壮些，直到河間府城，然后分路，有幸有幸。"东山一路看他腰間沉重，語言溫謹，相貌俊逸，身材小巧，諒道不是歹人。且路上有伴，不至寂

---

①按轡(培去 pèi)——带住繮绳。少駐——稍停。②覷(区去 qù)——偷看。③鬧装——华丽的腰带。④造次——匆忙之間。⑤小可——自己的謙称。⑥先輩——老前輩。⑦如雷貫耳——好象雷声震耳，形容名气很大。⑧临淄——現在属山东省。

寞，心上也欢喜，道："当得相陪。"是夜，一同下了旅居，同一处飲食歇宿，如兄若弟，甚是相得①。

明日并轡出涿州②，少年在馬上問道："久聞先輩最善捕賊，一生捕得多少？也曾撞着好汉否？"东山正要夸逞自家手段，这一問搽着痒处，且是他年少可欺，便侈口③道："小弟生平两只手一張弓，拿尽綠林中人，也不記其数，并无一个对手。这些鼠輩，何足道哉！而今中年心懶，故弃此道路，倘若前途撞着，便中拿个把儿④，你看手段！"少年但微微冷笑道："原来如此。"就馬上伸手过来，說道："借肩上宝弓一看。"东山在騾上遞将过来⑤。少年左手拿住，右手輕輕一拽⑥就滿，連放連拽，就如一条軟絹带。东山大惊失色，也借少年的弓过来看看。那少年的弓，約有二十斤重。东山用尽平生之力，面紅耳赤，不要說扯滿，只求如初八夜头的月⑦，再不能够。东山惶恐无地，吐舌道："使得好硬弓也！"便向少年道："老弟神力，何至于此！非某⑧所敢望也。"少年道："小人之力，何足称神？先輩弓自太軟耳⑨。"东山贊叹再三，少年极意謙謹。晚上又同宿了。至明日又同行，日

---

①相得——意气相投。　②涿（捉阴 zhuō）州——現在河北省涿县。　③侈（池上 chǐ）口——夸口。　④个把儿——一两个。　⑤遞将过来——送了过来。　⑥拽（zhuài）——拉。　⑦初八夜头的月——半圓形。　⑧某——刘东山自称。　⑨耳——罢了。

西时，过雄县①，少年拍一拍馬，那馬騰云也似前面去了。

东山望去，不見了少年，他是賊窠中弄老了②的，見此行止，如何不慌？私自道："天敎我这番倒了架③也！倘是个不良人，这样神力，如何敌得？势无生理。"心上正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沒奈何，迍迍④行去，行得一二鋪⑤，遙望見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扯个滿月，向东山道："久聞足下手中无敌，今日請先听箭风。"言未罢，飕的一声，东山左右耳根相聞，肃肃⑥如小鳥前后飞过，只不伤着东山。又将一箭引扣，正对东山之面，大笑道："东山曉事人⑦，腰間騍馬錢快送我罢，休得动手！"东山料是敌他不过，先自慌了手脚，只得跳下鞍来，解了腰間所系銀袋，双手捧着，膝行至少年馬前，叩头道："銀錢謹奉，好汉将去⑧，只求饒命！"少年馬上伸手提了銀包，大喝道："要你性命做甚！快走！快走！你老子有事在此，不得同儿子前行了。"掇轉⑨馬头向北一道烟跑，但見一路黃尘滾滾，霎时⑩不見了。

东山呆了半晌，捶胸跌足起来道："銀錢失去也

---

①雄县——現在属河北省。　②弄老了——磨炼得很有經驗。　③倒了架——垮了台。　④迍(准阴 zhūn)迍——慢吞吞地。　⑤鋪——旧时傳递公文每隔十里設置的站头。　⑥肃肃——箭飞过的声音。　⑦曉事人——明白事理的人。　⑧将去——拿去。　⑨掇(多阳 duó)轉——拉轉。　⑩霎(沙去 shà)时——一会儿。

罢，叫我怎么做人？一生好汉名头到今日弄坏，眞是張天师吃①鬼迷了，可恨！可恨！”垂头丧气，有一步沒一步的，空手归交河，到了家里，与妻子說知其事，大家可恼一番。夫妻两个商量收拾些本錢，在村郊开个酒鋪，卖酒营生，再不去張弓挾矢了。又怕有人知道，坏了名头，也不敢向人說着这事，只索②罢了。

过了三年，一日，正値寒冬天道③，有詞为証：

霜瓦鴛鴦，风帘翡翠④，今年又是寒早。矮釘明窗，窄开朱戶，断莫乱教人到。重阴不解，云共雪商量未了⑤。青帳垂毡要密，紅幕放圍宜小。（詞寄《天香子》⑥）

却說冬日間，东山夫妻正在店中卖酒，只見門前来了一伙騎馬的客人，共是十一个。个个騎的是自鞴的高头駿馬，鞍轡鮮明，身上俱紧束短衣，腰带弓矢刀劍，次第⑦下了馬。走入肆⑧中来，解了鞍轡。刘东山接着，替他赶馬归槽。后生自去鍘草煮豆，不在話下。

---

①張天师——道教领袖的封号。旧时迷信的人，說他专管捉鬼拿妖。吃——被。　②只索——只得。　③天道——天气。　④这两个短語說：鴛鴦瓦上盖着霜，翡翠帘迎着风（一仰一合地成对的瓦叫做鴛鴦瓦）。　⑤这句說：阴沉沉的天气一直不开朗，云和雪打交道、商量个不停（正在釀雪）。　⑥《天香子》——一种詞牌。这里引用的是宋朝詞人王观的作品，只引了上半首。　⑦次第——一个接着一个。　⑧肆——店鋪。

內中只有一个未冠①的人，年紀可有十五六岁，身长八尺，独不下馬。对众道："弟十八自向对門住休②。"众人都答应一声道："咱們在此少住，便来伏侍。"只見其人自走对門去了。十人自来吃酒，主人安排些鸡豚③牛羊肉来做下酒。須臾之間，狼呑虎咽，算来吃够有六七十斤的肉，傾尽了六七壜的酒，又教主人将酒肴送过对門楼上，与那未冠的人吃。众人吃完了店中东西，还叫未暢，遂开皮囊，取出鹿蹄、野雉、燒兎等物，笑道："这是我們的东道④，可叫主人来同酌。"东山推逊⑤一回，才来坐下。把眼去逐个瞧了一瞧，瞧到北面左手那一人，毡笠儿垂下，遮着臉不甚分明。猛見他抬起头来，东山仔細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只叫得苦。你道那人是誰？正是在雄县劫了騾馬金去的那一个同行少年。东山暗想道："这番却是死也！我些些⑥生計，怎禁得他要起！况且前日一人尚不敌，今人多如此，想必个个一般英雄，如何是了？"心中忒忒⑦的跳，眞如小鹿儿撞，面向酒杯，不敢作一声。众人多起身与主人劝酒，北面左手坐的那一个少年，把头上毡笠一掀，呼主人道："东

①未冠（关去 guàn）——沒有滿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戴上帽子）礼。　②住休——住了吧。　③豚（吞阳 tún）——猪。　④东道——請客吃酒飯。　⑤推逊（訓去 xùn）——推辞。　⑥些些——一些儿。　⑦忒（特去 tè）忒——形容跳动。

山，别来无恙①么？往昔承挈同行周旋②，至今想念。”东山面如土色，不觉双膝跪下道：“望好汉恕罪！”少年跳离席間，也跪下去，扶起来，挽了他手道：“快莫要作此状！快莫要作此状！羞死人！昔年俺們众兄弟，在順城門店中，聞卿③自夸手段，天下无敌。众人不平，却教小弟在途間作此一番輕薄事，与卿作耍取笑一回。然負卿之約，不到得河間。魂梦之間，还記得与卿并轡任邱④道上，感卿好情，今当还卿十倍。”言毕，即向囊中取出千金，放在案上，向东山道：“聊⑤当别来一敬，快請收进。”东山如醉如梦，呆了一晌，道⑥又是取笑，一时不敢应承。那少年見他迟疑，拍手道：“大丈夫岂有欺人的事！东山也是个好汉，直如此胆气虛怯⑦！难道我們弟兄直到得⑧眞个取你的銀子不成？快收了去。”

刘东山見他說得慷慨，料不是假，方才如醉初醒，如梦方觉，不敢推辞。走进去与妻子說了，就叫他出来同收拾了进去，安頓已了，两人商議道：“如此豪杰，如此恩德，不可輕慢！我們再須杀牲开酒，索性留他們过宿玩耍几日則个。”东山出来称謝，就把

---

①无恙（央去 yàng）——健康。　②承挈（切去 qiè）同行周旋——蒙您带領同走和照料。　③卿——你。　④任邱——現在属河北省。　⑤聊——姑且。　⑥道——只說。　⑦胆气虛怯（切去 qiè）——胆小怕事。　⑧直到得——竟至于。

此意与少年說了。少年又与众人說了，大家道："既是这位弟兄故人①，有何不可？只是还要去請問十八兄一声。"便一齐走过对門，与未冠的那一个說話。东山也随了去，看这些人見了那个未冠的，甚是恭謹，那未冠的待他众人甚是庄重。众人把主人要留他們过宿玩耍的話說了，那未冠的說道："好，好，不妨。只是酒醉飯飽，不要貪睡，負了主人殷勤之心。少有动靜，俺腰間两刀有血吃了。"众人齐声道："弟兄們理会得。"东山一发②莫測其意。众人重到肆中，开怀再飲，又携酒到对門楼上，众人不敢陪，只是十八兄自飲自酌。他一个吃的酒肉，比得店中五个人。十八兄笑着自探囊中取出一个純銀笊篱③来，煽起炭火做煎餅自啖④，連啖了百余个，收拾了大踏步出門去，不知所向。直到天色将晚，方才回来，重到对門住下，竟不到刘东山家来。

众人自在东山家吃耍，走去对門相見，十八兄也不甚与他們言笑，大是倨傲⑤。东山疑心不已，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問他道："你們这个十八兄，是何等人？"少年不答应，反与众人說了，各各大笑起来。不說来历，但高声吟詩⑥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知若

---

①故人——老朋友。　②一发——更加。　③笊篱——圓口尖底有柄的炊具。　④啖(丹去 dàn)——吃。　⑤倨傲——傲慢。　⑥吟詩——朗誦詩句。

个①是春风?”吟毕,又大笑。住了二日,俱各作别了,結束上馬。未冠的在前,其余众人在后,一拥而去。东山到底不明白,却是赚得了千来两银子,手头从容②,又怕生出别事来,搬在城内,另做营运③去了。

后来見人說起此事,有識得的道:“詳他两句語意,是个‘李’字,况且又称十八兄,想必未冠的那人,姓李,是个为头的了。看他对众人的說話,他恐防有人暗算,故在对門两处住了,好相照察。亦且不与十人作伴同食,有个尊卑的意思,夜間独出,想又去做什么勾当④来。却也沒处查他的确。”那刘东山一生英雄,遇此一番,过后再不敢說一句武艺上头的話,弃弓折箭,只是守着本分营生度日,后来善終⑤。可見人生一世,再不可自恃高强。那自恃的只是不曾逢着狠主子哩!有詩单說这刘东山道:

生平得尽弓矢力,直到下場逢大敌。

人世休夸手段高,霸王⑥也有悲歌日。

又有詩說这少年道:

---

①若个——哪个。这两句說:和楊柳、桃花交錯地栽在那里,不知道哪一种能够代表春天? ②从(从阴 cōng)容——寬裕。 ③营运——生意。 ④勾当——事情。 ⑤善終——好好地死去。 ⑥霸王——楚霸王項羽。他在垓下被刘邦大軍圍困,知道自已完全失敗了,对他寵爱的虞姬悲壯地唱了一只歌。

英雄从古輕一擲①，盜亦有道眞堪述②。
笑取千金償百金，途中竟是好相識。

【說明】 这篇作品的主題思想，在于劝导人們不要因为别人卑賤就瞧他不起，不要自高自大，夸大逞强，自以为天下第一。

全篇由四个故事組成，都很有趣。正文前的三个小故事当中，关于刘彻的一个最精彩。刘彻是历史上著名的耀武揚威的汉武帝，竟被小兽的吼声吓得顚出宝座，两手掩耳，全身发抖；所謂大汉皇帝的"庄严"、"神圣"、"威武"，只不过是自吹自擂，虛張声势，一經拆穿，就只剩下一个笑話。这个小故事，在尖銳的諷刺中，包含了当时人民对于封建統治阶級的看法。

另一个小故事，写一个牢牢站在男性中心地位上的"举子"，以"大丈夫"自居，看不起妇女，却碰見打虎女英雄，惊得渾身出汗，滿臉通紅，豪語折尽，悄悄走掉。也很有意思。

正文描写退职緝捕軍校刘东山稍有一点本領，就目中无人，大夸海口，結果遇到本事更高强的对手，倒了架子，出了一場丑。整个故事从刘东山在北京顺城門騾馬店里、自夸弓箭高强、天下无敌开始，写到路遇少年好汉，挨了一場教訓，丧尽威风。这是前一段。后一段写他回到乡村开酒店，又遇見了那个少年好汉，惟恐性命难保，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結果却收回了十倍的銀子，喜出望外。

这篇作品的好处，是文字干净俐落，描写生动細致，情节有趣，引人入胜。当我們讀完之后，忍不住要发笑，就象看了一出賞心悅目的好戏一样。

---

①一擲（支去 zhì）——一下子扔了。（成語有"千金一擲"的話。）全句說：从古以来，英雄把大笔金銀一下子贈送給人，都毫不介意。　②这句說：做"强盜"的也有他的大道理，値得傳揚开去。

統一書号： 10018·350

定价：0.30 元